

城中

葉紹鈞著

中 城

著 鈞 紹 葉

店 書 明 開

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發行
民國廿三年十月六版發行

實價大洋五角五分

(實價不折不扣)
(外埠酌加寄費)

“中 城”

*

印翻准不權作著有

著 者 葉 紹 鈞

發 行 者 章 錫 琛
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

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公 司
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

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
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
北平楊梅竹斜街

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

病夫

薛振之走上扶梯，踏着鋪得極平貼的柔軟的樓毯，腳裏覺得有點沉重，舉一步似乎要費十分的力氣。他無意識地把草帽除下，一手從袴袋裏摸出一塊手巾來拂拭額上的汗。

突然的一念在他腦際閃着：「又來到這可厭的地方！這是疾病的地方，牢獄似的地方，死氣沈沈的地方！」他這樣想，腳更見得沈重了，扶着欄干暫且不走，只迷糊地悵悵着。自入今春以來，他的身體就不很健旺。不健旺的由來是沒有顯明的痕跡的。偶然有幾回鼻子塞了，鼻水流了，他也並不在意。直到寓所裏的老媽子驚異起來，說「先生本來吃三盃飯的，爲什麼現在一盃也吃不到了！」他才想起自己的食量不如從前了，因而對

於身體的情況加以注意。不好的病狀便跟着來了。晚上睡在被窩裏，他自覺周身焦熱，皮膚異常乾燥。半夜醒來，卻又遍體是冷汗，手指按着，覺得黏黏的。一會兒，汗又乾了，依然是焦熱且乾燥，從此再也不能入睡了。轉側遷延，推到天明，便得救似地趕忙起身。但一天的不爽快也與躺着待天明一般，實在不是容易擔當的事。

他不向誰說起這些，照舊到編輯部去做他的工作。

昨天下午，他從編輯部散出來，同一個姓陸的朋友一起走。經過一個醫生的家屋時，他可憐地說道，「請你先走罷，我要找這位醫生去。」

「什麼？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覺得這幾天困乏得很。恐怕將要引起什麼病症，所以去請他檢驗一下。」他的臉上露着似乎暇豫的微笑。

這分明不願意承認身上有什麼病，所以把已覺察的病狀也抹過了。但是從他這勉強的微笑裏，已可窺見他心裏怎樣地憂慮了。

「我也沒事，陪你進去。」

兩人便去叩醫生的門。

振之的衣襟解開了，前胸部完全裸露。蒼白的皮膚緊包着裏面的骨骼，令人想起學校裏的蠟模型。頸的兩側深深地陷落，彷彿兩個可怕的坑；胸部扁平，彷彿沒有肺臟藏在裏邊；都使人起悶悒不安的感覺。

醫生把聽診器的皮管插進耳朵，沈靜地聽察振之的肺的各部。他教他咳嗽，教他深呼吸，振之一一依着做了，他的眼睛只是注視着醫生的臉，希望得一點急欲知道的消息，正像待赦的罪犯，只等「你被赦了」四個字從對方的嘴裏漏出來。可是醫生的臉永久是理智的；他表示對於主顧的敬意常帶着笑容，不論在詢問或診察或判斷的時候總是這副笑容；至於要從他的臉上得點消息，那是無望的。他聽罷了肺部，又聽他的心臟，又敲擊他的肋骨，聽發出的是什麼聲音；又叫他躺在一個榻上，徐徐舉起他的大腿，問他可有什麼地方覺得痛楚；又用小槌子擊他的膝蓋骨，看小腿的無意識的反射運動。

「請寬坐罷，」醫生診察完畢，很恭敬地向振之說，一手指着靠牆的椅子。

振之扣上他的衣服，卻再也耐不住了，急急地問：「先生看我的內臟有沒有毛病？」

「沒有什麼毛病，只是……」

「只是什麼？」他差不多整個身心都凝定了，專等那醫生隨後的答覆。

「只是右面的肺略微弱一點。」

「是肺病麼？」他的聲音有點顫抖了。

「不是肺病，但是這樣的肺有肺病的可能就是了。我聽了先生剛才所說的那些病狀，又檢查了先生的身體，知道先生的病就是衰弱。最好多多休養，有個適宜的地方住下，病自會好起來的；藥物只能幫助一些罷了。」醫生忽然有所領悟的樣子，接着說，「我們爲着職業，就不能事事如意了；先生所辦的事又是十分辛苦的！這裏地方也太壞，都市的濁氣專替人家釀病！」

醫生的話激動了振之蘊蓄的憤慨，他扣好了衣服，坐上靠牆的椅子，歎息着說，「不

見一棵草，不見一隻蝴蝶，這成個什麼生活！吃的是煤屑和灰沙，聞的是機器油的惡臭，當然是住在釀病的廠場裏了！更有種種的色彩和音響，激刺着我們的官覺，我們的身心怎得不由麻木而終於衰弱！但是，先生說這裏地方太壞，這裏真完全是壞的地方麼？我們如果往西走去，不要十里路，就看見濃綠的密林，中間藏着美術的別墅。在那邊常年有花的笑靨和鳥的歌聲；又有噴泉的激濺，正像深山的瀑布。一切的喧聲吹不到那邊，就是少女的低吟也可以清楚地聽見。那真是可愛的地方，只是我們沒有在那裏住下的分兒罷了。同一的所在，我們在這裏豫備着生病，別墅裏的主人却在那邊享清閒之福，這怎不使人憤憤！我們只差一點，只差在不曾打一道圍牆把方方的地皮圍了起來；除此之外，更有別的理由說我們應當沒有分兒麼！」

醫生順着振之的意思，點頭道：「當然沒有別的理由。」他又改換論點道：「現在先配一點藥水給先生吃，希望把每晚的發熱治好了。裏邊還有一種強心劑，好使先生的困乏減輕一點。」

「是，是，」振之剛才似乎很興奮，此刻却又是頹然無力的樣子，發音也低微了。他摸出皮夾子來，檢出一張鈔票，躊躇地找那適宜的雅致的安放牠的地方。隨後不自然地站起來，走到醫生的診桌旁邊，把牠揣在一個雜件盤裏，吞吞吐吐地說，「一點醫費，請收納了。」

醫生同他約定了待一會兒派人來取藥水，他就同陸君辭出。第一聲就疑猜地問道，「他或者當着我的面不肯實說罷？其實我不怕，一點也不怕，就是真個患了肺病，我還是現在這樣子。」他說時，向陸君勉強地慘笑。

陸君久久不會開口，正在凝想這一點，同情的傷感充溢於心，彷彿失去了什麼的樣子。他想：「像薛君這樣的體格，顯然是個肺病者的模型。醫生未必說的實話，看他可憐，就用輕描淡寫的話安慰他了。況且我們這職業照例是容易染這個病的。」他又想到驅迫着人們趨向於危病的勢力，想到窄隘且陰暗的里弄和彷彿豬圈的屋舍；舉頭望空際，慘淡的，全是灰色的領土；就覺得世間沒有一些東西是合理的。及到聽了振之的問話，他

又一閃地想：「我就是這麼揣想着，十分之七八，他說的不是實話。」但是他故意回答道，「沒有的事，你不要疑心。」隨後就沒得說了，不應於心的話原是很難設想的。

兩人默默地走着，車馬的喧擾於他們好像無所有似的。約有三四分鐘光景，振之突然牽住陸君的衣袖說，「費你的心……」

陸君的無所集注的浮慮被打破了，側首問，「什麼？」

「費你的心，明天順便去訪問那醫生，我們大家本來熟的，他不至於疑心你的訪問有什麼特別的作用。你就乘機問他，我的病到了什麼程度？究竟要緊不要緊？最要緊的一句，究竟是肺病不是？你千萬不要說是我託你問的，只說隨便問罷了。其實他就是當面對我說這是肺病，我也不至於驚駭到萬分的。」他又慘然地笑了。

陸君當然答應了他；同時辨知這幾句話裏邊含着無限的酸苦的味道，就覺得呼吸有點急促，脈博也不自禁地增強起來了。他心想這恐怕不待問詢的了；眼見一個人坐在快要融解的冰塊上，他却還在那裏問「我所坐的不是冰塊罷？」這是何等悽心的事啊！

振之回到寓所，走上樓梯，取出鎖鑰來開那扇白木的門。門呀——地開了，他所有的世界便完全顯現。靠右牆是一個牀鋪，白色的被帳成爲灰色的了。牀下可以看見一個破的籐箱。對面是一個紅釉的書架子，堆着一些書籍雜誌。沿窗一張方桌子，筆，硯，盂，盤，書本，紙張，乃至煤油爐，洗面盆，都要在上面佔一個位置，再沒有空隙可以留出來了。對桌子是一張籐椅子，牠的靠背已經折斷了，這可見牠的主人困倦的時候常把牠當作臥榻用的。此外沒有別的東西了；然而絕不覺得寬空，若是要在裏邊迴旋，不消兩步就得轉身了。牆上掛着四條石印的劉石庵的屏條，枯焦的紙色倒與溼痕斑駁的牆壁很相調和，旁邊用畫圖釘釘着兩張褪了色的紅楓葉，還是去秋振之游蘇州天平山時檢回來的。

一種悶鬱霉蒸的氣味直刺他的嗅官，使他急於去開那兩扇僅有的窗。熱風隨即吹送進來，帶着許多的煤屑，打在臉上頗覺得不好過。他看桌面時，一切器物都均勻地鋪上一層煤屑了。原來前面偏左是一家洗衣作，轟起的烟囪裏不息地噴出煤烟來；這兩扇窗間的縫很闊，木板上又有好幾條裂縫，煤屑就隨時可以飛進來了。

這時候他起一種照例的厭惡之心，無聲息地歎了口氣；這是他的習慣如此，就是歎出聲息來，又有誰聽他的呢！他把手巾在桌面和椅子上約略揮了幾下，就頹然坐了下來，好似乏力的耕牛倒在地上。

「這算什麼生活！不要論什麼高的深的，總要覺得牠是安定的可以自慰的，過下去才有點意味。現在這樣，如在夢幻裏，如在雲霧裏，這個我被牽掣着，被播弄着，只差個清醒自主安穩站定的時候。人能永遠在擾攘紛亂的旅程中過的麼？而我正就是這樣的旅程中的客人，此刻又來落這不可堪的客店了！」

他無聊地拿起桌子上一面小的橢圓鏡，照見自己的臉，覺得實在難看：「顴骨高得更厲害了，眼睛這樣地沒有神，皮膚的底層竟全換了灰白的色素了！」他又看到久未修剪的頭髮，前四天的早上，他從裏邊檢出好些白髮來，「早衰如此，真可歎恨！只有三十二歲呢！三十二歲的生活，有幾天是在軌道上好好兒走的！照現在這病看來，知道後此再有多少歲數！十分之一，二十分之一，說不定也許是百分之一！上軌道麼？恐怕只能想想罷了！」

死原沒有什麼可怕，只是……」他不能清楚地想了，好似有許多鋒利多刺的東西向他的腦子擠來，一陣暈眩，就仰靠在椅子背上。

房東家的老媽子送上晚飯來，他勉強喫了半碗，就算數了。風吹着已點上的煤油燈，使火燄上下不定，又播送那煤油的難堪的氣味。小蟲飛於空際，發出悉利的音響，有時突然撲到燈罩上去，有時碰着他的臉。他不能做什麼，只是躺在那裏思慮他將來的命運，同時體驗那焦辣辣的熱重又來侵襲他的全身的况味。

那時候四面隣舍都有聲音了。對面偏右住着一家日本人，節奏單簡的「大正琴」彈起來了，接着就是女人的歌聲。她的聲音似乎求愛，又似乎催眠，軟軟地搖曳不絕。西面一家正在打個女孩子，那個盛氣的母親儘問着：「你再敢麼？你再敢麼？」而那女孩子只是死哭，甚至於屯屯地頓足。東面一家住着幾個廣東的商人，他們因為業務上的關係，在那裏練習普通話，所念的大概是什麼國語教科書，只聽「今天，明天，後天，大後天……禮拜一，禮拜二，禮拜三，禮拜四……」這是一本書，那是一枝筆……」此外還有洗衣作裏的擣

衣聲，寧波女人嗚嗚的歌聲，遠遠的新生嬰兒的啼哭聲，雜然並作，各不相應。

他悽然自思：「他們自有他們的工作，自有他們的興趣；便是那個打女兒的母親，也自有她的勁兒，絕不覺得她所做的是無意味的。只有我，一切覺得無味，又沒一個伴侶，枯寂到極點了。他們這麼唱着打着，固然沒有故意向我表示驕傲的意思，我可不能不憎惡他們。他們是渾然的豬，是蠢然的狗！得到一點殘餘的粗食，就得意地發出醜惡的鳴聲來了。」

他想到這裏，頗有點憤怒，周身更覺不舒服了，彷彿體內的焦熱化爲多枝小箭在那裏放射出來，而前額的部分尤其放射得多。他想，「抵制那些豬狗的方法只有入睡；況且不睡又期待什麼呢？」便拿起桌子上的藥水瓶，上下搖盪，預備量着服下。他又想，「這麼一點淡黃色的藥水就能醫我的病麼？倘若我真是那個病，還用得到什麼藥水麼！喫牠實是大愚，何必自己騙自己呢？」於是重又把那個瓶子擺在桌子上。

他近乎昏沈的樣子，四圍的東西都微茫了。只看見他自己的肺爛到不成樣子，正像

小水果舖子裏攤着賤賣的爛桃子。電影似的一閃，眼前的景象變換了，見一副灰白的枯骨，散亂地埋在土泥之中；他明知這副枯骨是他的。景象又變換了，他看見他的心魂被颯颯風吹散，片片屑屑隨風飛舞；風愈急了，那些片和屑更被肢解，微細，微細，至於不復有質量，而風仍舊鼓盪不息。

半夜時他在牀上醒來了，覺得胸部背部全被着黏濕的冷汗，頭裏岑岑地作痛。原來他經過了一陣幻想之後，便夢游病似地起來關了窗，息了燈，解了衣服睡下。內外轉側，只是睡不着，剛才的幾種幻景更番在眼前亂晃。周身的發燒更厲害了，似乎被圍在許多燒紅的火爐中間；可是皮膚依舊有寒覺，須得把棉被緊緊地裹着。直到四隣全沒有聲息，街上暈暗的電燈轉為雪亮的時候，他方朦朧入睡；距離現在醒來，至多也不過兩三點鐘罷了。

一個重要的記憶壓在他的心頭，使他一醒就想：「醫生說的不是實話罷！已託陸君去探聽了，他總可以得到確實的消息。恨不得立即找陸君去！」循環往復的，只是這些念

頭。冷汗又乾了；身體還是發燒，不過較睡前降低了一點。

淡藍色的晨光從窗外透進來，他張着倦眼看時，覺得說不出地可愛。他想，「這顏色與故鄉的湖面差不多，恬靜而優美，在我現在這境界裏，幾乎是不可即的靈境了。」於是他懷念起故鄉來了。他想到那一碧無際的秧田，在那邊新的蛙兒不思慮地叫着，蜻蜓蚱蜢等隨意地飛着跳着。又想到湖邊的那片草場，數株古老的銀杏樹正好是遮陽的幕帳，在下面常有漁夫坐着，下罾取魚。又想到那沿河的街道和橋頭的市集，不論在晨晚或午晝，總是籠罩着一種寧靜的氣象，擠擠的鬧鬧的事物是永不會遇見的。又想到那些居民，造槽的執着斧頭曼聲而歌，紡紗的搖着紡車講些東村西港的閒事；花船到了，大家聚集埠頭，買一兩盆草花回去；晴明的日子，有些人帶着所蓄的繡眼畫眉等，到湖邊銀杏樹下去游憩，逗引鳥兒們高興地叫；他們雖是似乎簡單一點，但也謝絕了煩悶的苦味。他覺得故鄉景色可愛，彷彿是個早經密戀而離處已久的情人，只想趕即重行投入她的懷中去。

「阿，故鄉，我渴念你呢！」

隨後便浮游恍惚地想，怎樣回到故鄉去養病，怎樣維持生計，怎樣布置一所閒雅舒適的居屋，怎樣過儉約而有味的的生活，怎樣進行自己樂爲的事業。這正像個集合許多的經驗而成的夢，在夢中看來，只覺得全是現實，足以欣慰。於是他看着窗上的晨光而微笑。

這時候熱勢是全退了，頭痛也不大覺得，似乎與健康的人沒甚相差。他想，「我爲什麼要這樣過慮，醫生未必是騙我呢。若是肺病，那還了得，決沒有現在這樣輕鬆的。我又從什麼地方去染到肺病呢？總之，衰弱是有的，以後應當注意於這一點。隨時隨地須要心地舒快，不要憂悶，那是最要緊的。藥物的幫助當然也不可少……」

他想到這裏，便起來把昨晚預備着的冷開水在煤油爐上弄溫了，重又搖盪那個藥水瓶子，倒出第一份的藥水來服下。

進早餐的時候，他覺得喫的東西沒有一點好的味道，便又悶悶自想，「究竟與健康的人在迢隔的兩岸了！」走到編輯部去時，兩腿僵僵的，膝際又幾乎馬上要折斷的樣子；他勉力舉步，不到十分鐘光景，全身都作酸痛了。現在他要上這級數極多的轉折扶梯，更

是艱難的功課，所以只得在半中站着歇歇力。

振之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時，兩手撐在桌上，急促地喘着氣。四顧室內，三四十個同事都已到了，大家正在工作。有幾個翻檢很高的一堆書籍，微蹙的眉頭，深沈的目光，似乎要從細碎的沙礫裏揀出金屑來。有幾個支着顴頰，望着承塵，在那裏構思，頗有點著作家通有的一種風度。有幾個微側着頭，右手執着筆不住地寫，彷彿那結構完成的最好的思想快要汎溢出來了，不得不趕速把牠盛在紙面上。他們不覺得自身以外還有別人在那裏，理智的面孔，輕輕的動作，造成一種充塞全室的淒寂的氣象。振之的到來，當然於他們如無事，只像一滴水加入那沈默的海裏去罷了。

他開着抽屜，取出待續的稿子來，不自禁地又是一陣煩悶：「寫不完的這東西！沒趣味的這東西！沒意思的這東西！」隨即癩癩地磨起墨來。

他所寫的是一種關於學生修養的書，凡有這一類的常識都得包納在裏邊。這並非是他願意做這樣一本書，以為這是非做不可的，不過編輯部教他做這樣一本書罷了。在編輯部方面，也並非因為學生們正缺少這樣一種必需的糧食，所以趕緊製造出來供應他們的需求，只不過聽着教師們的歎息，「學生愈不成樣子了！現在正缺乏一種修養的書籍給他們看，讓他們做一點省克的工夫，」引起了熾盛的企業心，以為這一本書非出不可罷了。

他寫這本書有六七個月了。坐上坐位就是寫，鐘點到了，便停筆站起來，也不管一節沒有寫完或者一句沒有寫完。這差不多每天在編輯部的一段時間，他的腦和手都讓給那種企業心去支配着全不屬於他自己。他常常怪異這一種情形：雖然經見得長久了，總不能認為當然，因而減輕那怪異的程度。他這樣想：「著作的事業也同木工製器具泥工造房屋一樣的麼？他們只要動手，便一天有一天的成績。著作也是只要動筆就會有成績的麼？然而坐在這室內的，人人動筆，天天動筆，竟像是許多不竭的泉源，這豈不是病變

的情狀麼？而我自己也就是許多泉源中的一個，今天流，明天流，無意識地流出來，也不知流到何年何月才歇。」

有時他看看自己所寫的實在不成樣子，一點好的意思也沒有，只是把那些現成的陳舊的常識堆疊在裏邊，便想把牠完全塗抹了。「這不是我寫完了便沒事的，人家方將把牠作爲材料而消耗研索的心力在上邊呢！這是值得研索的麼？對於人家有一毫的幫助麼？簡直沒有！這就差不多欺騙人家了！不能幫助人家倒也罷了，怎麼還敢欺騙人家！」他這樣想時，就沒有續寫下去的忍耐了。遲疑了好久，那種醜態的情緒慢慢地淡薄了；心想如要另起爐竈，那是很費事的，況且編輯部所希望的便是這樣一本書：於是重又編寫下去，不復想把牠毀掉。這樣的反復也不止一次，到現在十分之七八是成功了，再隔兩個月工夫，就可以全部完畢。

在最近的十幾天內，他作工很有點改易常度。心思不能集中，一個意思想了半天，還是想不清楚，不能就把牠寫下來。下筆又往往寫成累句成譌字，隨後檢出，自己也覺得奇

怪。頭腦的昏痕和筋骨的酸痛環攻着他，幾如身被重械的罪犯，——可是還要被迫着勉強去做那苦工！

他開始續寫了五六行，覺得實在沒有勁兒再寫下去，連回上去復看也是不高興，只呆呆地對着窗外塵灰飛舞的晴光。街上的車聲和遠處工廠裏的機器聲激動他的耳膜，由頭部而周身，都是麻麻的，似乎要頹然塌下的樣子。

他忽然想起了那件事，便走到陸君的背後，輕輕問道，「已代我去探聽過了麼？」

陸君方凝着神寫什麼文字，至此頓了一頓，才把回答的意思想起來；說道，「我原對你說不要疑心，肺病是沒有的事。剛才走過醫生的門首，乘便進去坐坐，無意中就向他探聽你的消息。果然，他說你只不過衰弱罷了，肺病是沒有的。」便握着振之的手安慰他說，「現在你可以放心了。好好地休養，回復康健是很快的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

「自然真的，」陸君微笑着，隨即拿起筆桿來。

振之不好再問，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坐位。疑揣的枝蔓又引起了，他想：「也許他也是假話罷？不然，爲什麼要頓了一頓回答？問他真的麼，又爲什麼要笑着說自然真的？這固是人之常情，遇到可怕的消息就替人家隱瞞起來。可是我並不感謝他，我要知道確實的消息呢！」這似乎陸君的說謊是確然無疑的了，因而他的病是肺病也就確然無疑。他駭怕地想：「今天比昨天更厲害了，昨天還沒有這樣困頓。若不是可怕的病症，決不至於這樣急進的。半年或三四個月也說不定！三十天二十天也說不定！總之，結束的時期近了！」於是腐爛的肺灰白的骨骼那些幻象又在面前閃現着，使他低下頭來，伏在臂上，似乎想避開鬼魅的樣子。

一縷悲酸蟠曲於心頭，似乎快要哭出來了，可是眼眶裏並沒有眼淚。本來他也沒有可以對着滴淚的人。他不歡喜交游，寓所裏從沒來過一個客，他去訪問人家的事也是絕無。在編輯部的同事，大半只知姓名，不會通過一語。誰是長的，誰是短的，誰是胖的，誰是瘦的，總算彼此認知；但是誰也不知誰的心。這怎麼配對着滴淚呢？只有陸君兩年前會同租

一個寓所住下，晨夕共話，彼此可以了解一點。去年陸君接了家眷出來，另外租着房子，就此分開住了。接談的機會不比以前那樣多，就覺得有點兒生分了。

忽然覺得有人點他的肩膀，而且喚他的名字，擡頭看時，原來是那位主任先生。他常常覺着那主任先生的狀貌有點可厭，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之故；彷彿以爲他那額角不應該突得這麼出，眼睛不應該陷得這麼深，眼鏡大得太奇怪了，鬚鬚捻得太不自然。有時同他對面相值，他故作低頭沈思的樣子，兩人的眼光不相接觸，就省了一回虛示敬意的招呼。

此刻他惘然地站起來，不知怎樣才是，正像從夢中突然被喚醒的樣子。

主任先生以他處理業務的經心的態度問道，「先生編的那本書快要完工罷？」

振之隨手翻着桌子上的一疊稿子，沒動地說，「再有十分之二三，至多兩個月，可以完工了。」

主任先生的眉頭皺起來了，便更見得眼睛的深陷。他遲疑了一會，憾惜的聲氣說道，

「這不大好。我們這本書，預備暑假過後給學校裏採用的，須在本月內完工，方來得及排校刷印。可否請先生趕一趕？」

善感的振之聽了這話，便覺得萬般的不如意，潮水一般涌起來，竟不能回答一個字。主任先生見他不響，重又似懇請似諷刺地說，「無論如何，總要請先生趕一趕。似乎先生編這本書有好幾個月了；我們爲成本計算，也望先生趕快把牠編完了。」

振之充血的腦裏全含着憤怒了，胸口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緊來，呼吸很費力氣。他想：「你這市儈！你這金錢的奴隸！你就算我佔了你們的便宜麼？你們把不成樣的東西賣給人家，叫人家上個大當，這樣的佔便宜才該死呢！」

他又轉一念道，「這些道理對你說也終於不相信，誰高興對你說！」他就傲然且沒事的樣子說道，「待我趕一趕就是了。」

主任先生既得如願，便莊嚴地點一點頭自去。振之坐下來時，看看室內這許多人，彷彿個個是他的仇敵。「你們不停地寫，不息地想，原來全爲着照顧成本起見。你們所寫的，

所想的，原來全是市場中應時的商品。你們不敢有自己的主張，不敢抒自己的情感，只是在那裏扶牆摸壁過日子。最可恨的就是那樣的人！那樣的人就是我的仇敵！

「我如何呢？」他又回過來想。「不是與他們一樣麼？我恨我！我也是我的仇敵！我須得毀滅了這個我！」他頭痛極了，以下的思念不能連屬，只碎碎屑屑地亂晃。

回寓吃午飯的時候，他把一疊稿子帶了出來。就拿起一柄裁紙刀在上面重重地畫個×形。更把那些碎紙逐一撕得小小，找一張舊報紙把牠包了起來。待老媽子送來飯菜時，叫她拿去丟在垃圾桶裏。

「這是字紙呢，」她似乎不敢承命的樣子。

「不要管，把牠丟了就是了。」

她不再申辯，兩手捧着那紙包下樓去，鄭重地投在她主人的惜字簍裏。

他盛着淺一盤的飯，吃了小半，便停在不想吃了。匆忙地從籐箱中檢出一些雜用衣物，又從書架上取下幾種書，也不管牠們整齊不整齊，把一幅方花布一併包起來。

他挾起包裹就下樓梯，絕不留戀地往外走。

「振兄，你出來得這樣早！怎麼你帶了東西到那裏去？」

振之厭煩地回頭去看，原來就是陸君，他喫罷了飯回到編輯部去。他想不必向他說實話，免得多所嚙嚙；便說：「現在到車站去。醫生囑我休養，所以回鄉去休養幾時。」

「那倒是正辦，我也贊成。現在爲時尙早，我可以去送你。」陸君說着，便欲代振之拿那包裹。振之一定不要，說：「這一點小東西不費力。」可是他的臉上灰色更重，而且舉步似乎很艱困了。

兩人走進車箱，旅客還來得不多，就在近門處靠窗坐下。一種離別的意味自然潛入陸君的心頭，頗覺得悵惘；想要引起一些話來談談，急切又很不容易找。他便伏在窗沿上看那停在另一軌道上的機關車。

振之正靠着在那裏喘氣，眼睛闔了攏來。

旅客漸漸地多了；似乎沒盡頭的列椅完全坐滿，膝頭碰着膝頭，可以說再沒閒隙。預備的鐘已打了兩次了。陸君再不好默着不開口，便說，「窗外有風，把這窗關上罷？」

「現在不消，停會兒覺得冷時，再把牠關上。」

「你到鄉間去，清靜安閒得多了。」

「比在這裏好一點。」

茶房高聲催喚送客的人下車，陸君便與振之握了手，下車站在窗外，再作片時的唔對。

站長嘴裏的叫笛籟……一響，繁雜的喧聲便劃然而息，全車站被可怕的沈默籠罩着。隨後是一聲曼長淒厲的汽笛，車輪就緩緩地轉動了。

陸君很覺有種莫可名的感動，他跟着車走，真誠地說，「希望你早日康復！希望你不多時就來！」

「請止步罷，感謝你相送的厚意！」他的無力的眼睛却望着叢亂的屋尖和渾黃的塵空，心裏呪詛地想：「疾病的地方，牢獄似的都市，金錢獨霸的商場，今天與你離別了！你給與我難堪的病，或竟是致死的病，我永永恨着你！今後將要求我的新生去，雖是得到與否未可知，總要竭盡我可能的力……今天與你離別了！」

他於是回轉頭去。

一九二三年六月廿六日作畢。

原书空白页

前 途

窗外有一兩頭麻雀細碎地叫着，覺得有點兒寂寞。天是亮的了；但窗上只有滯黯的光，沒有清爽的氣韻，大概今天太陽是退隱了。雖說是新秋，已頗有些涼意；他們蓋在一條夾被裏，不自覺地蜷成兩隻醉蝦的樣子。

女的深長地歎一口氣，身軀略一牽動，頭縮得更緊，彷彿正遭人迫弄的刺蝟。

惠之禁不住開口了，「又是爲什麼了？」他昂起頭來直望着她的蓬鬆的髮髻。

她不響；也不動一動，彷彿僵了似的。

他覺得悵然，一手去拍着她的肩頭，說，「我問你，你理也不理。再問一聲，又是爲什麼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「那麼爲什麼歎氣？」他扳動她的肩頭，要想教她翻轉身來。

她掙脫了他的手，依然蜷縮着，沒有翻轉身來的意思；冷然地說，「對你說沒有什麼就是了，氣儘讓我去歎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！」惠之頹然倒頭在枕下，語音帶着淒苦的情味。「你又是老毛病！又是爲的我們的窮！」

「窮是命裏注定的，就是歎一輩子氣還是逃不了。」

「所以我就不愁窮。豈但不愁，我簡直不把窮字放在心上。從前孔夫子的學生顏淵窮得不了，住在一條小巷裏頭，人家處了他的境遇，定要愁得不堪了，他却反過來樂得不堪。這是最使我佩服的。可是，我却愁你的愁窮。你爲窮而愁，我就爲你而愁了。你要知道我的心——這至少說了幾百遍了，——我不要你愁，不要你不快樂呢。」

「佩服孔夫子的學生有什麼用？飯總得要喫的，房子總得要住的，抽屜裏只積兩塊

六毛錢了，領薪水的日子還不知道在那一月那一年，虧你說得出不放在心上！」

惠之對於這些原也知道得很清楚，但剛才竟似春夢一般極其渺茫了；現在經她一提醒，頓如突地一陷落，陷入一個無望的深淵。也歎氣道：「這教我有什麼法子呢！他們要打仗，自然開不成學了。就說開了學，學款早已移充軍餉，還是一個枵腹從公。我望見前面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沒星沒月亮的夜。」他一縷心酸，含着淚說：「你才倒霉，同我結了婚，從不曾做過一件新衣服，也不會上過一回館子，只是陪着我窮……」他不能再說了，前額湊近去，帖着她的蓬鬆的髮髻。

起身以後，惠之在階前呆看泥地，他的夫人在後頭燒粥，忽然有人叩門。開門看時，是一個朋友，便讓進來坐了。這個朋友並不是來報可怕的打仗的消息，也不是隨便走來開談消遣，乃是發見了一道希望的光，因為友誼，特地給惠之指示而來的。

這個朋友說得到可靠的消息，這裏的警察廳長已由帶兵的統帥委任了姓田的。他很有滋味地描摹道：「好一位漂亮的人物，白白的臉兒，烏黑的短短的鬚鬚，眼珠子有壓

得服人的威光，一口爽脆的北京話，比歷來的警察廳長至少要漂亮十倍。陳伯通，你的朋友，聽說那位姓田的與他是幼年的同學。你何不去找伯通呢？說不定倒是個很好的機會。」他說着，眼光斜睨過去，含着無限的殷勤。

惠之聽說，似乎不能相信是在清醒中。但是這幾句話安慰的力量真大本來前面一片黑，這不是閃電一般抽着一條光麼？只要有光就好，前進的氣力又萌生了。送了朋友以後，就打算怎麼去找伯通。秋風吹動他的頭髮，也吹透他的夾衫，他並不覺得。

他的夫人端着粥出來，同樣地懷着一種新鮮的微甜的心情說，「趕快喫了粥就去找伯通罷。」

「去找他，你說？」

「自然去找他。難道他有什麼神通，會知道你的心事麼？」

「不是這麼說；我說的是他肯不肯同我想法呢。假若他不大願意同我想法，回絕也不好，答應也不好，豈不是教他爲難了萬一他竟當面回絕，這又教我多麼難堪？」

「那麼，你就眼看這個難得的機會在腳邊滾過去了麼？」她失望而憤憤了。

「不是這麼說，你且不要着急。論伯通與我的交情，未必不肯幫我一臂之力；可慮的就怕他有什麼不方便。至於我去向他開口，也實在不很容易；那話語含在口裏想吐不吐，一定顯出一副很醜很醜的嘴臉，我想想覺得當不住。」

「託人薦個事情做，也是世間正大光明的事；難道你去求他薦你當個卑鄙的小子麼？」她藐然看着丈夫，以爲他一點不通世故，簡直是個獸子。

他歎了一聲說，「你不知道。伯通相信我是情願終身當教師的，他曾經稱讚我認定了自己的適當的事業。現在我却去託他，希望跨入另外的一界，這一界又是向來稱爲齷齪的，你想，他將對於我作什麼感想？」

「終身當教師！現在學堂都不開門了，你還要說終身當教師！」

現實的鞭子又在他背上一抽，前面頓時恍惚地顯現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沒星沒月亮的夜。中間却透露一絲的微光，就是去找陳伯通那件事了。於是他毅然地說，「我決計

寫封信給他。」

他給伯通的信如下：

伯通吾兄足下，

久未趨候，惟與居安善爲頌。茲懇者：年來生計所需，繼長增高，弟淺淺所入，不足以勉力追隨，時有竭蹶之虞，吾兄早熟知之。自國內戰事興起，學款移充軍餉，欠薪已積兩月。今暑期已過，開學無期，前途茫茫，思之心瘁。私念新任警察廳長田君，與吾兄爲總角交，履新伊始，廳中職員常有更動。欲懇鼎力吹噓，爲弟謀一兼職；志不在多，月得二十元左右已足。此在目前，實救燃眉之困，即他日學校開課，學款有着，仍可藉資補助。吾兄樂於濟人，弟又夙叨厚愛，當不以爲妄冀而却之也。不勝盼禱，跂望好音。

開筆之後，他看了再看，總覺得這封信不大順適；可是又指不定毛病究在什麼地方。「二十元左右，不太多麼？兼職，不難得到麼？說得這麼着實，似乎他一定有把握，不覺得冒昧麼？」一一的問題他出給自己。

他自己這樣回答：「二十元也算得少了，再少就够不上一用。又况再說得少，難道去謀充一名八塊錢的警察不成兼職，那是多得很呢，什麼機關裏總有好些兼職的人員，我所知道靠着這個過活的就有二三十個，辦公廳都不用，只是按月拿錢；可見只要有路，弄到並不難。至於說法，如其不要這麼着實，難道請他隨便在腦子裏想一想，不必真個寫行麼？這樣，不是與他開玩笑麼？而一錢的希望就繫在這一層上邊，那裏有反而輕描淡寫開開玩笑的呢？」平時的經驗喚醒了他，他想，「越看越疑惑了；只有強制地就此算數，那也罷了。」便摺好了插入信封，連忙黏上了。

現在他在街上了。那封信已被送進郵筒裏頭，仰躺着等待牠旅行的同伴。

晨市還沒有散，出來買菜的男女徘徊於魚攤菜擔旁邊，瑣瑣地爭論價錢，計較斤兩，頗覺得嚷嚷。石子砌成的道路，被擔水的夫役潑得彷彿澆了油，走路的人須得照顧脚下，防備跌倒。店家屋上都搭起涼棚，雖然頂上的蘆簾捲起，總使下面更籠上一重陰暗；秋風吹着，涼棚上偶爾飄下幾片蘆柴殼來；這又頗有些蕭瑟的意味。

但是惠之的心頭並不覺那些的無聊，一縷春溫正萌芽着，連步子都比平時出勁得多。忽然注目於路旁魚攤的一桶鯽魚，個個是烏背，有八九寸光景長，都側躺在一薄層水。中翕張着嘴。略爲站停了一歇，重又舉步，便轉成緩緩地了。在他腦中顯現一隻精盜的菜碗，絕清的湯，玉蘭片同茶腿蓋在湯面，底下是一尾燉熟的鯽魚。聯帶顯現的是一把點銅錫的煖酒壺；假若提起來斟着，是作淡瑪瑙色的「陳紹」，只須觸着鼻觀便覺陶然。不自禁地口津涌溢了，想道，「這些味兒生疎得太久了，慚愧！只有豆腐同蔬菜是不離的常伴。妻偶然大膽地買一回肉，買一百四十文，切成肉絲陪着黃豆芽燒；肉味兒不見有多少，却費了剔牙齒的工夫。可厭的是胃口太好了，喫得這樣地簡陋，兩個人的飯量都不會減損，依舊是一餐三碗。至於酒，幾乎想不起是什麼味兒了，還是去年的這個時候，喝的老趙的喜酒；那一天身子不大爽健，止喝得三四盃呢。直到現在，整整一個年頭了，再也沒有沾過唇；這也可算值得紀念的奇事。」

希望的光彷彿這麼一閃，他想到，「那封信如其發生效力的話，總得略略改換口味

了。一尾清燉鯽魚，一壺『陳紹』，其實也算不得放縱無度的享用。他們每天上酒館，喫整席……」

聯帶地想起，他覺得他的夫人如有幾身應時的體面衣裙，也算不得放縱無度的享用。她嫁過來已經七年了。嫁時的幾件衣裳，布的是破了補綴，補了又破了；略爲體面一點的，藏在一隻不充實的箱子裏頭，逢到天氣好太陽老的時候，便取出來曬着，算是溫溫舊日的情誼，等一會，重又請牠們回入箱子裏。這也幸而是這樣子；假若不然，有什麼機會把牠們穿上身，那一定教她傷心暗泣，逃進屋角裏去了。惠之平時也不大想到這些，只當她皺着眉頭愁窮，而又說「我是什麼也不要，所以單單窮我一個人儘不妨事」的時候，覺得心頭一陣難過，似乎是苦味又似乎是酸，便悽然說，「總之是你不幸，同我結了婚，什麼好處也沒有，一件布衫也不會添，單只接受了一個窮！」這算是他想起她衣裳的事情了，但過後就忘了。

現在他想起其那封信發生效力，第一要緊辦的，還該是讓她隨時有一身見得人的

衣裙；她要不要不成問題，這只是對於她的盡其良心的餽贈。太貴的在市場上封了王似的那些衣料固然不便採購，但至少也得色彩與圖案看得上眼。這樣想時，不自覺地靠近一家出賣衣料的鋪子的玻璃窗。

「這天藍的花緞，雖然流行得這麼普遍，什麼人家的姑娘奶奶都得裁一件，但是這顏色染得太村俗了，我決不買給她。這淡灰的嘩噠倒還不差，只是一粗一細的條紋太不調和了，頗有點像生物學者所講的警戒色，我也決不買給她。穿了這個，難道要警戒誰引誘誰麼……」

他注目於人體型所穿的現成的衣裙了。「阿，最可厭的這前圓後圓，前不過臍，後不過腰的短衣服。這是退步的式樣，醜化的式樣；要是家裏有一面鏡子，而且是會看鏡子的女人，決不肯穿這樣的衣服。我給她做新衣服，決不做這種式樣……」忽覺腰部有什麼突地撞來，脫口而出地喊「做什麼！」

類乎憤憤地回頭看，見是一個挑泥藕擔的鄉下人，藕太多了，堆在擔子裏幾乎有兩

尺高，行人肩擦肩通過，把他的擔子擋住了，所以在那里這樣那樣地擠，想走前去。看他那雙無表情的眼睛直望着竹扁擔的前端，可知他未必覺察曾經撞了什麼人。

一隻手下意識地拉過夾衫的後幅來看，惠之不禁怒起來了；一片溼泥，厚厚的，雖然是一件舊夾衫，而且是灰色的，然而這總是被玷污了。他皺緊眉頭，怒目看那鄉下人，斥罵的話語涌到喉頭，馬上要衝出來了；一隻手還是提着夾衫的後幅，似乎拿了很危險的東西，一時放手不下的樣子。

後天養成的克制工夫隨即伸出頭來，把一陣怒氣抑了下去。他寬恕那鄉下人了。於是取出一方已經用了三四天的手巾，把夾衫沾泥的地方揩了揩，黏着揩不掉的，留待乾了再說。心裏想，「這是市政的問題。街這樣地狹窄，本不該讓那些賣東西的在街上一陣亂擠的。倘若指定幾處空地，像有些城市裏所謂小菜場的，教他們聚集在那里，豈不使走路的人便利了許多？」——至少我這樣弄髒了衣服的事情是不會有的了。」迅速地接着想道，「如其那封信——也許此刻已經被郵差從郵筒中取了出來，袋入他的大布包裹

了——發生了效力，我就是警廳裏的人，什麼名目固然不能料到，總之不是沒有關係的了。我爲忠於職務計，爲前途的進取計，就可上這麼一個條陳：整頓本地的路政，最要緊的是規畫小菜場。小菜場要有秩序，要十分清潔，監督的責任當然在警察的肩上。」他且行且想，不期然地，就看見一名警察顯現在面前。

那警察靠着一家小酒店的櫃檯，一手按着一把茶壺，與櫃檯裏面的老板娘談什麼話，頗有情味的樣子；黑漆木棍子扣住在圍腰的皮帶裏，黃色帽子仰擺在櫃檯上。那老板娘帶着笑容，聽他的話，三個指頭拈着銀挖耳剔牙齒。

「這算什麼警察！什麼責任他都擔負不來，不過穿制服的游民而已。」惠之走近那警察，仔細端相着他，「又是一個條陳：警察雖然都從教練所裏出來，實在合格的很少；要辦好這裏的警政，非把他們從新嚴加甄別不可。」

這時他已折入一條小巷裏；兩旁都是貧苦的人家，女人們有的在門口洗衣服，有的坐在門限上做活計，個個低了頭。她們如其抬起頭來，一定要注意他的獨個行走而含笑

了。他想，「這兩個條陳很重要，照着做去，表面上立刻改觀，想來一定採納的。我的名目縱使十分地小，上到這樣的條陳，而且承他採納，不見得不給升擢罷。科長沒有，科員總是穩當的了。」——那時候，學校的職務要不要辭掉？不，辭掉不好，我是老早認定終身當教師的；只消減少些鐘點就得了。」他覺得有莫名的愉快；前面的境界雖然還不大把捉得住，但是裏面有光明，可以照得他滿身輝耀，又且是莫測邊緣地寬廣。於是出勁地跑回家去。

第三天的下午，惠之夫人數數抽屜裏的財產，數目是一塊四毛，忽然郵差叩門，送來一封信。

「是伯通的，」惠之接信在手，覺得身體上有一點異樣，把信封打了幾個轉，終於撕去了一角，一個指頭伸進去，把牠裁開了。

「他怎麼說？」惠之夫人急切地問，同時走近來。

惠之吾兄，

賜書敬悉。田君誠係幼年同學；惟自辭師他適，互爲勞燕，非第無接席之雅，亦且

莫通音問。今日見弟姓名，或猶記憶；爲兄推薦，固無不可。特念政界風氣，一官到任，請託累千，少亦數百，或以勢壓，或以利要；若弟者，兩俱不足言，則徒成話柄而已。話柄而陪之以兄之姓名，竊以爲……

惠之心頭突地一沈，萬分地悵惘，彷彿掉了一件最貴重的寶貝。前面什麼境界也沒有了，只是一片黑，黑得像墨，像沒星沒月亮的夜。

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作畢。

演 講

「就講戀愛罷。」

「不行」他彷彿看見眼前豎着一根又粗又黑的棍子，這是「破折號」表示忽轉一個意思，早經教育部頒布通行了的。

他想戀愛之說是現時正風行着的，你若把牠淋頭痛過，痛快固然痛快，但青年的嘴比新婦的小姑還要尖刻，他們若加你一個「時代落伍者」的渾號，這就比無關痛癢的「鐵絲邊眼鏡」凶險得多：誰甘心去了這舊的渾號換取那新的渾號呢？至於說戀愛神聖，這又那里可以！正是洪水汎濫的時代，你還要「揚其波」麼！縱世人不相奇怪，一念之良知是不可昧的，「那里可以！」

「那麼講學潮罷。」

「也不行。」一根棍子又豎在眼前了。他想這正是古今來最難說話的時代，你說一句話，他們說你有某種的作用，你再說一句話，他們又說你有某種的作用：作用就是罪名。就說學生應該鬧學潮罷，那作用一定在討學生之好了；反過來說學潮應該嚴行取締罷，那作用一定在與學生爲難，而且拍教育當局之馬屁了。「犯不着，隨便的講演，却去抗這麼大的溼木梢！」

「講工——鬼迷了腦筋啦，怎麼會想到了這個上邊去！」他看見眼前大書着一個「工」字，幻變了，幻變了，上面挺挺地伸出一個頭來，底下弔死鬼似地盪下兩條腿，兩腰各挂着一個鐵秤錘，這不是「赤」字麼！「阿，多謝神靈的啟示！講到工字多少有點赤化的意思，真是不錯。怎麼會想到了這個上邊去！」同時白邊帽子，黑漆棍子，烏亮的鎗管，洋式的鏢鏑，橫的豎的鐵窗格，蓬頭散髮的大批囚犯，同目連救母裏遊十殿大轉舞臺似地在面前恍惚地晃過；最後什麼都消散了，賸下的是一攤濃厚轉般的血。

他用右手的食指蘸着唾沫，在兩個眼珠上擦了幾擦，再定睛看時，一攤濃厚轉般的血總算也消散了。這才定了心，重又想到講演的事情。「到底講什麼題目好呢？從詩經裏見到的古代人的宇宙觀與人生觀罷。不這一題太博大精微了，他們青年不一定消化得來；而且，這大有玄學的氣味，前年曾經爲了玄學不玄學開過一次大戰，雖然誰也沒有打勝了誰，但那種喘氣奮力的情形已夠麻煩了，我又何必突刺一槍來作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線呢。杜甫的研究罷。可惜給梁任公講過了；我一提出這個題目，就會有人想『梁任公……梁任公……』這又算什麼。李白罷——白樂天罷——樂天却病法罷。」

「阿，有了！」他拍案而起，清清楚楚的一篇講演稿，有 Outline，有趣味豐富的穿插，完全展陳於面前了。「這個題目又時新，又有趣，怎麼給我便想到了！信哉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於是從長衫袋裏摸出一粒朱古律糖，才撕去了半張錫紙，便納入口裏。

一陣拍掌聲中，他被主席先生延請到鋪着白竹布的桌子的旁邊。頭腦裏 Outline 有趣味豐富的穿插都有點像亂竄的山羊，雖然各各繫着一根索子，但是牧者的一隻手頗有把持不住之勢。到鞠躬招呼時，掌聲已經寂然了；頭略微左偏，徐徐地俯下去，溫文爾雅，正是學者的態度。又溫文爾雅地抬起頭來。「拍拍！」突然又是兩聲擊掌，雖然是餘波，却特別怪，特別響，有如空山夜鳴的鶴鶴。

「什麼！」他心裏這樣想，眼光便射到那邊去。却見好些瓜子形的鷄蛋形的棍棒形的「可愛的白裏泛紅」錯雜在青竹布大衫的中間，抬眉一想，這才明白，「是男女同學麼！第二節的第三小節只好不講了。這不是與我爲難麼？」——且慢怨憤，還是記住要緊，第二節的第三小節要從刪了！開口罷，開口罷，要從容，要得體！」

「諸位！生活是藝術呵，唯藝術的生活才是真的美的善的生活。這裏頭大有研究的餘地。所以，今天鄙人不講關於史學文學社會學等等的的事情，單從這裏頭提出一個題目來講講，就是『當前的享樂。』」他得意地望着前方，隨手把眼鏡抬一抬起以助姿勢——

這副眼鏡的確是鋼絲邊，精益求精去配的，發票還藏在皮夾裏，但他的學生們一定說牠是鐵絲邊，因而取定了他的渾號。

前方是好許多準相對的眼睛，以及不吻合的朱唇，頗有些可以看見略微砥出的舌頭尖。「情形不壞呢。」於是乾欬一聲，鼓着勇氣講第一節。他自己也奇怪，言辭竟同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似地滾出來，非常之順，差不多不用大君作一點主。

「三段式」不知怎麼這個名詞滾出來了，他便轉身向黑板的槽裏尋粉筆。黑板的槽裏有的是鉛粉，幾乎鋪滿了，却沒有成條的。他以為或者埋在底下了，便用一個指頭墾地似地挖掘。

主席先生稍稍感得不好意思，向聽衆努一努嘴，隨即抬手摸上唇的髭鬚根。

一個修平頂頭的學生場場場奔去了，又場場場奔來了，臉面漲得鮮紅，雙手捧着一堆的粉筆供在那鋪着白竹布的桌子上。

他正挖掘得沒意思，這才解免了，連忙取枝粉筆，在黑板上一揮而就：「三段式。」

「諸位一定知道論理學裏的三段式。三段式裏不是有個前提麼？」他輕捷地旋轉身，又揮成「前提」二字。

「現在先講前提。我們的前提是古詩十九首道『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』陶淵明道『感彼柏下人，安得不爲歡』够了，不必多舉了。」

他回身又寫「小前提」三字，比「前提」二字更大。

「其次是小前提，小前提。小前提誰也知道，不用多講了，自然是我們與十九首的作者，與陶淵明陶老先生同樣是人，同樣是年命如朝露的。這下子答案就來了！」忽然提起嗓子以驚人的語調說，便搭搭有聲地寫成頂天立地的兩個大字「答案。」他彷彿覺得身體開始擴伸起來，至於非常偉大，簡直同發見了新大陸的哥倫布不相上下，在下方的是一對對瞻望景仰的眼睛。

「所以我們不要輕輕放過當前的享樂呵！」這樣有力地把他的論旨證明了。於是接下去講第二節。

「……已經說明了，自古以來要嘗到暢然的『生的歡喜』的人們，差不多一例地，第一是酷好文藝，第二是耽愛美酒。第三呢？」立刻給前面各形的「可愛的白裏泛紅」鎮住了，不免感得自己的偉大有點缺陷，怎麼記憶力這樣地壞！臉上覺得熱烘烘，好在只有他一個人覺得，閉了閉眼睛續說道，「差不多總是這樣子，第一是酷好文藝，第二是耽愛美酒：文藝與美酒是多麼足以教人陶醉的東西呵！」這就結束了第二節。

這裡是總結束了：「……所以我們見好書就讀書，逢好山水就遊山水，遇好人就同他結朋友……這個，我叫牠『剎那主義』，『我的剎那主義』——剎那主義是什麼意思，說來話長，不是短時間的演講所能盡，現在且不講；停幾天想作篇文章專把牠講一講，發表出來的時候，諸位再研究罷。」似乎成就了一件大功勞，肩背上覺得輕鬆了不少；溫文爾雅自然還在，於是頭又略微左偏，徐徐地俯下去了。

一陣密密結結的掌聲。接着是聽衆竄散，脚步聲同橈脚着地聲絞成一團，堂中頓時改變成另一個世界。

他剛想回頭向主席先生說「慚媿慚媿」時，一個學生，正舐着鉛筆頭，走前來把筆錄的稿子給他看，說是要送報館的。

他接稿子在手，視線從鐵絲邊眼鏡上邊射過去，至少望見了兩行；便遞還那學生道，「大致不錯，就是這樣罷。」

五月二十九日作畢。

城中

火車行得緩些了，整備作暫時的休息。有些旅客站起來，或取下頭頂關着的提箱，或結束座旁的包裹，或穿起長衫同玄紗馬褂；有些婦女則開開那不離手的小皮匣，對着裏面的鏡子照了一照，取出粉紙來在額上頰上只是揩抹，接着又是轉側地照個不歇。

旅客們向左面的車窗外望去，在叢叢濃樹之中，一抹城牆低低地露了出來。城牆以內聳起一座高塔，畫閣檐鏗，約略可以辨認。這在旅客們雖然未必是初見，但是有些人認以為到達的標記，有些人認以為行程的度量，更有些人重現他們童稚期的好奇心，便相與指點着說：「塔塔！」

窗外拂過一叢綠樹，一陣蟬聲送到旅客們的耳朵裏。這見得車行更緩了。不一刻，便

駛進站臺，堅強地停着。

一個人從車箱裏跨下來，軀幹很高，挺挺地有豪爽的氣概，年紀在三十左右，帽檐下一雙眼睛放出銳敏的光，他只挾着一個皮書包，不需要夫役的幫助，也沒有其餘旅客們的慌忙，在一忽兒擾攘起來的站臺上，猶如小鳥啁啾之中一隻獨鶴。他出了車站，關開了兜攬主顧的車夫們的密陣，便依着沿河的沙路走去。

河對岸就是城牆，古舊的城磚大部分都長着細苔；這時候太陽偏西了，陽光照着，呈茶綠的顏色。矗起的那個高塔彷彿特意要補救景物的太過平板似的，莊嚴地，挺立在藍天的背景之前。河水很寬闊，卻十分平靜，天光城影，都印得清清楚楚，而且比本身更美。

他一路走過去，車站的喧聲漸漸低沉下去，終於不聞。他有一種非常新鮮的感覺：耳際是異樣地寂靜，差不多四圍的空氣稀薄到了極點的樣子；那城牆，那高塔，那河流，都呈古蒼的容態，但這古蒼之中頗帶幾分娟媚；擾擾的人事似乎遠離了，遠得幾乎渺茫，像天邊的薄雲一樣。他立定了，擡一擡帽檐，更仔細地望着，心裏想：「這古舊的城池，究竟是很

可愛的。雖然像老年人的身體一樣，血管裏流着陳舊的血液；但是我正要給他把新鮮的血液注射進去，將那陳舊的擠出來，使他回復壯健的青春。到那時候，在內流着的沒一滴不是青春的血，而外面有眼前這樣的古蒼而娟媚的容光，天下再有什麼事情比這個值得歡喜的呢！」

這麼想時，對於前途的勇氣更增高了不少。取手巾抹了抹臉上的汗，重又大踏步走去。路盡過橋，便進了城門。

城裏的道路極窄，陽光倒是不大有的；只兩乘人力車相向擦肩過時，卻要教行人曲着身子貼在店家的闌干上相讓，還時時有撞痛了的危險。店家的櫃檯裏坐着些赤膊的夥友，輕輕搖着葵扇，似乎十分安閒。行人也似全沒有一點事務，只是出來散散步的，走得異常地輕，異常地慢。偶然有幾個全裸體的小孩子，奔走追趕，故作怪聲直叫，這才打破些平靜的空氣。而急奔亂撞，鈴聲叮噹不絕的人力車時或經過，也是一種與這境界不相協調的東西。

「永遠是這樣的情形，三十年來，就只多了那些烏光銀亮的人力車。走路的人也永遠是這樣的慢，慢步的老輩，傳下來慢步的小輩，所以依然只見些不要不緊的背影。在這狹窄的街中，他們這樣擋在前面很可厭，教人家要快步也快不來！」他想着，似乎賭氣地，脚步更爲加緊一點；身子敏捷地左偏或右偏，以免與行人車身相撞。只見行人一個個地向後退走，他覺得這才爽快。（雖然衣衫已經汗濕了。）

「高先生！」他脫下草帽，立定了，恭敬地這樣叫着。在他前面的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人，高高的身材，卻是很瘦，夏布長衫，團龍玄紗馬褂，蒼黑的臉色，額紋極深，兩顆近視的眼珠從大圓眼鏡裏映出來，見得很細，上脣有濃黑的一撮鬚鬚。

這位高先生雖然是近視，卻早已遠遠地望見了前面走來的人，心裏想：「他果真回來了，可見人家的傳說不虛，辦學校的事他們準要幹的。還是不同他招呼的好；當年上班聽講的情形，他一定忘記得乾乾淨淨了，不冤枉他，十分九還在時時地罵我們老朽，同他有什麼可談呢！」便靠着街的一邊走，一邊貼近一個挑藕擔的鄉下人，目不旁視，想就此

彼此錯過了。孰知他的學生望見了他，也就靠着街的一邊立定，正當他的面，而且恭敬地招呼了。他只得恍然直視，表示歡喜說：「阿，雨生，好久不見了。這一次回來，大概要過了夏再出去了？」

「不，今後想不出去了。我們幾個朋友計畫在這裡開一個中學校，今後我就幹這一件。」

「那是很好的事情，我記得人家曾經說起過。」高先生就想顛頭別去，但是雨生接着說：「我們憑着理想來計畫，不妥當的地方一定有。想常常到先生那邊去討教，領受先生的寶貴的經驗。」

高先生笑了一笑，似謙攜又似鄙夷，說：「潮流不對了。我們一些經驗猶如失時的衣著，只配關在破箱子裏罷了，於你們的新學校有什麼用處呢！」他頓了一頓，又轉爲很嚴正的神態說：「可是學校也實在難辦，越來越莫明其妙。當初你在校裏當學生的時候，我們覺得什麼都有把握。現在卻不然，什麼都空空如也。也正想向人家討教討教，領受些新

經驗呢。」

「經驗總是經驗，有什麼新的舊的。先生謙擲罷了。」雨生雖然這樣說，對於高先生那種牢騷的氣分，不無歎惜的意思。

高先生卻想起向雨生探試，便問：「你們的經費已經籌得差不多麼？那是最要緊不過的。好好的計畫，往往給經費的問題打得煙銷雲散。」

「我們有豫算，學生繳納的費恰抵平時的開支。開辦費是招募得來的，現在已經足了數。」

「收費同開支能相抵麼？」

「我們幾個人志趣相同，又是只消顧一己的生活的，所以支薪極少，有兩三人竟全不支薪……」

「全不支薪！」高先生似乎聽了怪異的事，停一停，笑着說：「足見你們熱心教育，佩服佩服。我們再見罷。」說着，顛頭自去，高高的身軀便搖動起來了。

「先生再見。」

高先生踱進茶館裏，這時候大半的座頭已經有了茶客了，那些茶客在家裏喫飽了午飯，吸暢了水煙，又進了些西瓜雪藕，看看太陽偏西，街上已有靠陰的地方，便慢步輕移，汗也不出一滴地來到茶館裏，上他們日常的功課。中間一個充當縣視學的陸仲芳看見了高先生，中止了吸水煙，略作起立的姿勢，顛着頭說：「菊翁，今天你比我來得後了。這里空，就是這里罷。」說着，努着嘴指點與己同桌的一個空座兒。

「仲翁，很好，就是這里。在路上略有耽闕，所以來得後了一些。」高先生說了，便卸下馬褂長衫，掛在壁上的衣鉤上，再把短衫脫了，披在藤椅子的靠背上；這就完全露出個瘦黑的上體，鎖骨後面的兩個低陷，前胸一排排的肋骨，都非常清楚，比着陸仲芳又白又肥的上體，厚團團地沒有一些稜角，令人感到一種滑稽的趣味。

「你道我在路上遇見了誰？就是丁雨生，他已經跑回來了。」高先生一壁說，一壁坐下來。館役送上熱手巾，便接了前胸後背一陣地揩。揩過了三把，擰着上唇的黑鬚說：「他們那個中學校一定要開的了，他剛才對我說，他今後就專門幹這一件。」

仲芳才吹起一個火，聽說就讓牠燃着，且不吸煙，說：「本來一定要開的，我曉得他們已經在邢家巷租定了校舍了。」這才蒲盧盧地吸一袋煙，兩個大而斜仰的鼻孔裏就噴出淡白的兩條煙鬚來。

「我們的學校是欠薪，是開支不來；他們開學校倒有法想，聽他說開辦費已經捐得足數了。嗤，他們這輩小孩子！」

「喝，他們這輩小孩子！」仲芳附和一句，譏諷地笑了笑。

「只是這一點不明白：他說經常費能夠同學生所納費相抵，因為他們支薪極少，有幾個竟全不支薪；究竟他們所爲何事呢？」

「哈哈，菊翁，你太老實了。不支薪水，卻教人家的子弟讀書長進，現在的時代，那里來

這種人！這自然別有作用在裏頭。」仲芳說到這里，略帶自傲的神情又吸了一袋煙。

菊翁微微感得慚愧，端起茶盃呷了口茶，自爲辯護說：「裏頭別有作用，我怎麼不曉得。不過是什麼作用，卻有點揣不透。」

「還不是……」下面就隔着桌子把頭湊近菊翁，低低地說了一歇，才如前地坐正，接着說：「他們的錢，自然有來源。本來不靠什麼薪水，落得說句體面話。等得人家說一聲熱心教育，這就着了他們的道兒，無形中給他們當鼓吹手了。要不然，他有沒有告訴你開辦費從什麼地方捐來的？」

菊翁將信將疑，又夾着莫名其妙的恐懼，閉了閉眼睛說：「大概六七分是準的，是準的。」

「豈止六七分，簡直十分十一分！」

「你們賭什麼東道了？」這是教育局長王壩伯，他本坐在靠窗那邊，坐久了起來踱步，聽見高陸兩個的話，便這樣問，拉開一隻空椅子，與他們同桌坐了下來。

高陸兩個把剛才談的告訴了他，他連連顛頭說：「一準是這個作用，仲翁的話一點不錯。他們喫的搗亂的飯，想法搗亂，無所不用其極，有縫便鑽，有路便走：這個什麼宏毅中學就是他們伸進來的一條腿！」

「譬之於捉賊，他偷開了門把一條腿伸進來時，我們就得拉住他！」菊翁說這一句，頗自覺有點滑稽，便掀起上脣，露出焦黃的牙齒，笑了。

壘伯不接嘴，只顧發表自己的意見，嚴正地說：「我們也不肯冤枉人家；只聽他們一些辦法，就是要想搗亂的憑據。我是從來不同這輩人接近的，我們小兒同他們有幾個是同學，前幾天遇見了，他們就告訴他辦學校的事情。第一荒謬的是男女同學。你們想，中學校呢，可是男女同學！第二荒謬的是……」

「是自由戀愛吧？」仲芳搶出來說，圓臉上堆着趣味的笑容。

「倒不是。他們說，逢到外間有什麼事件發生，教員學生要一律積極地參加社會活動。這是什麼話！教員教你教書的，學生教你念書的，要你管什麼社會不社會！而且要在社

會裏邊活動，要積極地活動，還不是有心搗亂謀反叛逆是什麼！」壩伯憤憤地說着，覺得心頭有點躁熱，便把僅僅穿着的官紗背心解開了鈕扣，露出前胸。

菊翁忽覺有所感觸，歎息說：「不知世界要變到怎樣才歇，又不知人要變到怎樣才歇！那丁雨生當時在我跟前，不聲不響地，也算是個馴良的學生。誰知十年之後，竟化做洪水猛獸！」

「不是這麼講，」壩伯似乎嫌菊翁太過頹喪，堅強地這麼說。「在我們的手裏，這輩小孩子要想伸出頭來，搗什麼亂，沒有這樣容易！我們假若不去對付他們，讓好好的子弟們也渾入他們的洪水猛獸，這就對不起祖宗，對不起鄉先賢，對不起這塊地方。所以我們是責無旁貸。仲翁，你是縣視學，他們開出學校來，你有視察的權柄。看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，我們就不客氣勒令停辦。」

仲芳把水煙袋放在桌上，呷了口茶說：「這當然可以，可以。不過根本的對付方法，還在釜底抽薪。」他同時演抽薪的手勢。

「怎樣講呢？」

「就是不要讓他們招到學生。這也不是辦不到的事。前幾天一輩小學教員在那里談論說：『畢業的學生每每來問進那一個中等學校好，便回答他們總是官立的中學或師範好，因為是正途。』他們又說：『聽得這學期將有個新開的什麼宏毅中學，主持的都是一班外頭跑回來的青年人，怕不很妥當吧。』我便順着說，那當然，他們原是別有作用的。這可見沒有什麼人信用他們，開出學校來，大半是教幾副空桌椅罷了。」

壩伯聽了，覺得安慰；菊翁心頭也似舒爽了不少。「能得如此，那是祖宗的靈佑，地方的福氣。不過，我們總得當一點心，逢人就把它其中利害說說才是。」壩伯終覺得不放心，又這樣說了。

「那自然。」菊翁同仲芳兩個頭，一瘦一肥，相對地顛着。

宏毅中學的招生廣告揭貼在街頭巷口，登載在本地的幾種報紙上邊，甚至登載在所謂「大報」的上海報紙的封面時，凡是望見的總覺得心裏一頓，似乎這是魔怪的一道符咒，裏頭含着猛烈的恐怖。因此，底下一行一行的小字講的什麼，也就不想看個明白了。城裏頭常常有得聽見這麼一種口風：「宏毅中學，那是有色彩的。那輩人都是不好惹的，同他們遠開點爲是。」

通文達理的父兄們便這麼說：「就是天下的學堂統關完了，甯使子弟們永世不識一個字，總不敢去請教宏毅中學！誰願意讓這世界弄成個率獸食人的世界麼！」

一個學校的創設，雖然算不得一件大事，卻在這城裏多數人的心海裏掀起壯大的波浪來了。

尤其是丁兩生應了青年同志會的邀請，出席演講這件事，給與許多人以說不出的不安。在座聽講的當然只有同志會的幾個會友，旁的人誰也不高興聽他們所不愛聽的話，可是又不能把心裏的不安忘掉了，至少總得知道一點消息才是。結果王壘伯的兒子

充了專使，被派去聽那演講。回來的時候，璫伯問清楚了，就出去轉述給仲芳他們一輩學界中人聽。

「你們知道他講些什麼？」他不先說出來，帶着氣憤地這麼問。

「自由戀愛吧？」也許是打倒資本家。」一定是講授搗亂的法門。」幾個人這樣說。「不是的。他的題目叫做『改造社會』。改造社會也只是一句普通的話，那一個演說的人不這麼說，那一個作文章的人不這麼說。但是他說的裏面卻含着骨頭，項莊、舞劍，其意常在沛公。他說：『身體裏面有了老廢的質料，就得排洩出去，血管裏面有了污濁的血液，就得重行化清。一個社會的情形正同身體相似。所以要講改造社會，應該排去社會裏的老廢物，讓社會的血管裏滿滿地流着新鮮的血液。』」

不約而同地，聽衆心裏都覺得一沈，他們相信老廢物的話就是指着他們，因而發怒，彷彿這樣想：「你竟破口罵起我們來了！」

「還有呢！」璫伯似乎已經受了聽衆的暗示，以激厲的語氣接續說：「他說：『大而

無當地唱改造社會，猶之躺在牀上想捉老虎。切實的改造社會要從近處着手，小處着手，做到一步再來一步。透明地說，我們的工夫應該從這個城池做起頭！你們聽見麼？我們是老廢物，他的工夫自然就是把我們排洩出去！辦學校是伸進一條腿，等到第二條腿也伸了進來，站定了，大概就要想法子向我們挑戰了！」

「知道了，你是我們的仇敵！」大家彷彿如是想，深深地記在心頭。隨後自然有許多議論，末了卻怪那個青年同志會太不應該，怎麼去請這麼一個人演講。又有人很機警地發表他的深刻的觀察說：「他們原是一夥兒！你們想他們那個會名兒，裏頭會員盡是些浮頭滑臉的小夥子。」

大家覺得爽然，心頭的不安更益加甚，猶如陰黯的天光，更浮來一重濃雲，疊上了。因為有這個故事，在平民教育運動大會的前兩大教育局的書記受王壩伯責備了：「這點小事也辦不來，怎麼讓丁雨生這東西也簽名呢？」

「本來說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先來簽名，到那天擔任演講。剛才丁雨生自己來了，說

願意擔任演講，似乎不能夠教他不要簽名。」書記爲自己辨解，帶着小心的神情。

「你就不能想一句話回答他麼？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人？你知道公共體育場是什麼地方？你知道後天的聽衆有多少？平民教育運動大會，就給他做宣傳他渾帳思想的機關麼！」

書記不能回答，只漲紅了臉。

「由你去想法子，教他後天不要來講！」

這個題目真把書記難住了。有什麼話可說呢？就是有了話說，找到宏毅中學去也實在有點怕。

「這樣罷，你把電話接通了，我同方紫老商量。」堯伯又覺得教他不要來講的辦法不妥當，所以這樣說。

書記知道先前的命令取消了，猶如解開了全身的綑縛一般，輕輕鬆鬆走到電話機前。

商量的結果，方紫老答應寫信給警察廳長，請他於後天派警察多名，荷鎗攜彈，到公共體育場防護；或有不逞之徒乘機煽惑羣衆，警察得受教育局長的指揮，即行逮捕。

開會這一天，天空陰晦，有風，頗有秋天的意思。公共體育場只進門處有幾棵柳樹，雖然綠葉綴枝，但經風飄起，蕭蕭作響，也就有點衰索的景況。人卻來得不少；固然，教育局先曾張貼了很大的廣告，在本城報紙上也刊着茶盞大的字，但還是許多小學校學生排了隊，搖着手裏的小紙旗，在街上游行一週的效力來得大，隊伍往體育場，一般人也就跟來了。小紙旗上統寫些字句，可是不容易教人家注意，一陣風來，只聽沙沙作響，如掃敗葉。難得進體育場來的人看見了天橋秋千鐵槓都覺得歡喜，爬上去的，吊上去的，站着看的，拍手叫的，這就增加不少的熱鬧。

場中警察有六七十名之多，有的固定地站着，如站崗一般，也有來往梭巡的，都拿着鎗，斜佩着子彈帶，顆顆子彈的尖頭閃閃發亮。他們出來時，巡官把上司的命令傳諭了，更叮囑說：「你們得當心點，這是省議員方大人要你們去的！」

人越來越多，喧聲籠罩在羣衆的頭上，一陣的騷動，一個委員立上極北的那個平臺，顛頭揮手起來，這就開會了。這裏堯伯仲芳一輩人站在柳樹底下，負着手，點起着腳直望。

「幾位先生都在這裏。」

堯伯仲芳等聽得這句，收回遠望的眼光，就見身旁站着個高高的衣袴全白的人物，不自禁地不舒快起來。但是略頓一頓之後，堯伯就堆着笑臉說：「阿雨生先生，已經來了。我們這個會，承你擔任演講，實在光榮之至。」

「在外邊久了，難得同本鄉人談話。今天恰是個機會，故而願意來說幾句。」雨生說着，伸手入袴袋裏，取出手巾，來揩被風吹亂的頭髮。仲芳相着他這袴袋，又相着他這粗大多毛的手，似乎將要掏出什麼傢伙來，便移步向前，同他離得遠些。

「確然是個好機會。」堯伯卻又敷衍了一句。

雨生站上平臺演講的時候，站得較遠的人也只是個聽不見，僅能望見他的身體這樣那樣的姿態。柳樹下的幾個人似乎特別注意地在那里聽，但也不走近一點。

「他講些什麼？」仲芳回轉圓大的頭這樣問。

「用得到警察麼？」教育局的一個職員這樣問，眼睛望着堽伯。

堽伯不便說沒有聽清楚，便搖頭說：「用不到，用不到，他講的都是些愛國的話兒。」

「哦，愛國的話兒。」仲芳顛頭，一手撫摩着突出的腹部，似乎表示這才放心了。

這一天，天氣又轉熱了，庭中槐樹上兩三個蟬兒競爭地高叫着。雨生無意地翻開報名簿，看看仍舊只有八個名字。他並不失望，這樣想：「這不是失敗，還沒有做出來，失敗什麼呢。八個，就好好地教這八個！教不好這八個，才是失敗呢。」

這當兒校役引了高菊翁進來。

「雨生，我恰從這里走過，就順便來看看你們的校舍。這所房屋倒很不差，多少錢租的？」高菊翁這麼說，蒼黑的額上綴着粒粒的汗珠。

雨生連忙讓他脫長衫馬褂，又讓他坐下了，歡喜地說：「這里房屋實在不差，後面還有個很大的園，可以作運動場，租金也不過二十塊錢。」

「哦。」高菊翁並非有心瞻觀的樣子，隨便談了幾句，便矜持地換個話端說：「雨生，我同你談幾句話。前幾天體育場開平教運動大會時，你看見密佈着武裝警察麼？」

「看見的。」

「你道爲的什麼？」

「想是維持秩序罷了。」

「不然，不然。」高菊翁微笑，搖着頭。略頓一頓，接續說：「這完全是鎮守使的意思，他教派來的。他打聽得現在有激烈派在這里活動，所以在這樣人山人海的會場裏，要嚴密地防備。」

「這里有激烈派？」雨生不覺笑了。

高菊翁微覺愕然；自己振作了一下帶笑說：「有沒有我們也不曉得，不過他說有罷。」

了。這倒不要去管他。現在要向你說的，就是在這個當兒，最好你不要在這里，暫且到別處去避一避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雨生聽說，疑心聽得不真，一雙銳敏的眼直望着高菊翁的臉。

「因爲我聽人家說，鎮守使的衣袋裏有個單子，記着激烈派的名字，這上邊就有你的名字！」高菊翁說到這里，近視眼幾成一線，從眼鏡裏偷看雨生的神色。

雨生卻大笑了。

「有我的名字！我不曉得什麼激烈不激烈，記着我的名字也不相干。」

「這倒不是這樣說，」高菊翁似乎極關切地駁說。「你固然不曉得，他卻記住你了。你要知道他的背後是誰！現在的世界，軍閥的意思就是威權。軍閥最恨的是激烈派。你若不走，十分九會喫到些冤枉苦。我同你師生舊情，互相關切，知道了沒有不說的道理，故此特地來通知一聲。」高菊翁自覺肩背上一鬆，幾個人斟酌盡善的一番話，總算都背誦出來了。

雨生想了一想，說：「高先生的好意，十分感激！」

高菊翁別無留連，站起來穿好衣服就走。雨生送了他回進來，見庭中槐樹承受日光，作葱綠的顏色，感到青春的歡喜與事業的愉悅，便低頭一笑，牙齒嚙著下唇，心裏想：「假使聽了他的話，那就太可笑了！」

十一月一日作畢。

雙 影

像世俗通行的那樣的，議論如何如何的條件，一個該付與多少什麼費，一個該領受多少什麼費，或者請律師登個廣告，把斷絕的消息向公衆聲明一聲，又或者拉幾個朋友來簽個字，作真個破裂了的見證：在他們完全是用不到的。

他們彼此明白遲早是個爆裂，燃了的火只有漸漸旺起來，熄滅是沒有的事，爆裂還能避免麼！不過懶惰和懦怯牽繫着他們，各不肯冒出第一縷爆裂的火燄來，故而還是遷延下去。

她終於耐不住了，一縷的火燄冒出來，表明這個「合體」從此爆裂，而且裂痕是顯然的了。他也就表示贊同——雖然頗覺得淒然，像這個世界驟然荒涼到月球一般的模樣。

「那末，珩怎樣呢？」他眼睛看着鼻頭，聲音從牙齒間顫顫地放出來，嘴唇不大動，似乎這話不是他說的。

「珩，自然跟我在一塊，寶貝的珩……」她用母性的近乎放浪的聲調這樣說，就把本來在膝前的珩抱起來，緊貼胸前，左右搖動着，臉貼着她的小肥臉。珩不覺得這與日常的功課有什麼異樣，便心醉意甜地只是貼着，兩隻小手抓弄母親的鬢髮。

「我們當然還是認識的人，你想着她的時候，儘不妨到我的地方去看她。」

「就是這樣罷，什麼都妥當了！」他似乎要暢快地透一口氣，但終於沒有透出來，覺得很抑塞的。

她同別一個男子結了婚，締結的主因自然是她所要求的气味的相投。那男子非常地謹慎，凡是不相干的事情他總不愛笑一笑或者插一句話；但是對於她有熱烈的愛情，

屬於他的他都覺得好，在她旁邊，就如地上的樂園已經涌現了；這些是她最爲心賞的性格。

生活很順適，猶如嫩晴天氣裏的花卉一般，又滋潤，又有光輝。珩也照常地快活，而且智慧的竅兒越開得多了，她懂得那花白貓是小貓們的母親，把鮮花兒佩在鈕扣上叫做好看。

父親依着當時的約言，隔幾時就跑來看珩。他同那男子本來是朋友，一壁又明明有「我們當然還是認識的人」那句話兒在，友誼的訪問自是很尋常的。

他來了就同那男子閒談，否則拉住了珩這樣那樣逗她說話同玩耍。最少交接的却是「還是認識」的那個人。彼此似是而非地打個招呼，說些「你來了」「喫過飯了」之類的短話以外，就默然了。

從他的外貌看去，顯然和以前不同了，衣服上摺痕幾乎遍滿了，還不想去用一回熨斗，油跡之類也能够容忍下來，不復有非去不可那樣的痛恨；爽利的談鋒鈍起來了，說了

幾句之後，往往突地頓住，似乎還待思索的樣子，可是終於不再繼續下去，除非說到別一個端緒上去；濃黑的雙眉時時蹙成一線，含着十足的憂鬱的氣分；就是在露齒地笑着的時候，在與珩玩得比較暢適的時候，聲音狀態之中，這幽鬱的氣分也可以清楚地辨出。

最敏銳地感覺他這種變化的自然是她了。猶如一件東西一般，經時的遠離之後，本來熟悉的那些瑕點，漸漸在記憶中間模糊了她，有時忽地起念，以爲「從前所謂氣味不相投的話不要是個幻夢吧？他的具體的毛病，究竟是些什麼呢？」這種想頭直同電掣相似，剛一想着，現實立刻告訴她想着沒有什麼益處。但是一看見他，感覺到他的變化，不禁又自發奇異的疑問，「假使我不先開口呢？……假使我不先開口呢？……」

一天上午，明朗的日光照得室中樣樣都新鮮。珩坐着小椅子在弄兩片小銅鈸，時或拍着，發出清脆的聲音。母親就坐在她的背後，看新寄來的雜誌，但是心神仍無形地撫護着她。

「爸爸，你來了！」珩看見他走進室來，用熟習的嬌嫩的腔調喊出來，就放下銅鈸奔

了過去。

他手裏提着一個紙包，硬硬的，裏邊包着長方的匣子；一手是一束粉紅的薔薇，帶着芳春的气息。他歡喜地答應了；但笑容立刻收斂，如舊地蹙起雙眉；兩手抖抖的，見得他的心緒並不平靜。

「這個給你的，」他把花放在桌上，解開紙包的匣子，取出個紅衣粉腿的玩偶來授給珩說。珩接了樂得不知怎樣才好，只咬住舌尖把這玩偶端相。

他又取一朵半開的薔薇給她佩上襟頭，說：「佩朵花，你好看，今天你的生日……」他本來想用柔和的慈愛的聲調對她說，却不料乾澀得不像一句話；淒然的目光不忍看她的可愛的臉，便移向窗際，對着眩耀的陽光。

珩忽然覺醒似地，回身奔到母親膝前，獻呈戰利品一般，高高擎起那玩偶，又挺起胸襟說：「媽，看爸爸給，爸爸給……」

母親沈入凝思之中了，新到的雜誌早已潛臥在椅子的角裏。她原也記住今天是珩

的生日——一個寶貝就在這一天獲得，怎麼能够忘記了呢？但是，除了記住，她不會想到旁的。現在看見贈物佩花的情形，聽着「爸爸媽媽」的稱謂，立刻如通了電一般，當時的情愛，好好的結了果，誕生孩子的痛苦與歡喜，以及隨後種種，髣髴一幅幅的圖畫，同時涌現於腦際；逐一復看，引起酸酸的傷感。奇異的念頭又萌生了，「這一刻如其來個不相識的人，一定以爲這是一個家庭，爺娘給孩子祝壽呢。」却看見珩仰着的小臉儘是湊近來，帶一稱希望讚賞的神情，便把她擁着，隨口說：「很好，這個小弟弟。」

他回頭來看母女兩個，似問詢又似自語地說：「不在家麼？」

「他去看個遠方來的朋友，一早就出去了。但是，你何妨坐坐呢。」

他沒有理由說不必坐了，便近窗坐下。看她微腴的面頰，烏黑的鬢髮，受着陽光的映照，更比平時光豔；眼睛只是下注着珩的頭頂，分明欲避離彼此的對視。

「今天是生日，你記着，你是足足的三歲了。」她吻着珩的頭頂說，非常柔和，有如唱眠兒歌。

珩神往於新鮮的小朋友了，相着，抱着，一會兒又摸他的小腿，同他喃喃談話；是生日是三歲了的話，竟沒有留心的餘裕。

「是三歲了！」他順着她的話，這樣僅在喉際咽氣似地說。

但是她聽得很清楚，使她更增加自己也分辨不清的愁思。涌在心頭的話語終於流矢般說了出來：「你覺得自己越來越憂傷麼？爲什麼要這樣子？」

他看一看她，淡然說：「我不覺得。」

她把下注的眼抬起來望着他，剛巧與他的眼光相接，立刻又逃避似地低了下來說：「未必不覺得吧。我好久要向你說起了。你從前不像這樣子。」

「天下的事情什麼都會變化，就是從前的日子，又何嘗像現在的日子……」

「變化自然是擋不住的。但是，像天光一樣，總願牠從陰轉晴，不願牠從晴轉雨。你却爲什麼越來越憂傷呢？」

「生活不能沒有個方式，憂傷也就是生活的方式。」

「那麼你明明覺得的了。」

「覺得同不覺得有什麼兩樣呢！——然而也有，就是覺得了又多這麼一條心思牽住在心頭。我還是算作不覺得罷。」他強作自慰，笑了。

「沒有法子寬解麼？」

「寬解麼？我沒有想到。被拋在渾水裏的泥鳅，只知道往下往下地鑽，幾曾想跳出了渾水呢？」

她感覺這話特別刺耳，不經思索地突然問：「你怨我麼？」她推開珩，站起來，如欲走向窗前去的神氣，但又縮住了。

他聽說很覺震動，因為這是豫料不到的一句話，中間含有不少的，總之可以心感的滋味。頓了一頓，嚴正地說：「我有什麼怨的！」

她盼望的而且豫揣的差不多就是這一句。慚愧同感動融和在一起，胸口覺得略微壓緊了。又追問說：「爲什麼不怨呢？」

「我了解人家的意思，我尊重人家的意思，我決定怎樣生活，一切責任都擔在自己
的肩上。假若又去怨人家，不是給自己搗亂麼？」他說了，透一口气，似乎一年半以來從沒
有這麼舒暢。

一滴眼淚從她的眼眶裏滴下來了。一種力量推着她，要她走前去；但是另外的一種
力量把她拉住，告訴她無論如何這是不應該的。話語又留不住地吐出來了：「請你再說
一遍，老實地，你果真不怨我麼？」

「當初過得好好地，自然不怨；後來呢，剛才說過了總而言之，我確實不曾怨過你。」
他說得異常懇切，把平時憂傷的氣分換來了跪對神壇似的虔誠。

她聽着，三脚兩步走前去，染了風狂似地，什麼力量也拉不住她了。

珩回轉頭來，看見窗前日影中兩個人影密貼着，是媽媽同爸爸。

十一月十二日作畢。

原书空白页

在 民 間

她們兩個同坐一輛人力車，眼看着那車夫醬赤的背心在前面跳動，心裏各懷着新鮮的好奇的差不多感動到可以流淚的情味。靠左坐得較深的一個，臉面呈圓的意象，顏色帶黃白，眼睛略低陷，時作冥想的凝視。又一個的膚色却頗榮鮮，齊耳的短髮烏黑有光，微高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露出整齊的牙齒；她閣起一條腿，挺直身子坐着，一手握着她同伴的手，大有昂然的氣概。

整齊的市街走過之後，道路就很不平，大塊小塊的石頭抵着車輪，車身只是左右顛動。焦灼的太陽直射下來，四望一切，都如僵化了的；這邊那邊的廠屋，小株大棵的樹木，乃至路旁的叢草，泥潭裏的積水，沒有一樣動一動的。來往車輛很少，行人也不多見。有幾所

空關的破屋的門前，躺着幾個幾乎全裸體的化子，睡得很酣然的。車夫背心的汗滴滙合下流，一條條的發着亮光。

「這天氣熱得可厭！」那靠右坐的略微感得煩惱，舉手按着頭髮。但是隨即想到這種煩惱是可鄙的，這點點的熱已經當不住，還幹得什麼事！便一意把牠驅逐開去；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換一方面思想，因問她的同伴說：「你看要不要把工人的使命是什麼也給她們講一講？」

「你預備怎樣地講工人的使命這一個題目？」那位同伴沈靜地轉過臉來。

「救國，救民族，不是只需少數人努力，是要大家努力才行的；勞工是我們裏頭的大多數，責任當然不輕。這個意思我本來要給她們講的，但不是我所說的使命的話。」

「那末怎樣講呢？」

「我要從文化上邊講。自來所謂文化，如其說屬於人的，不如說屬於特殊階級的更為確當。認識文化，享用文化，在一般人至多只有一點一滴的沾潤罷了。這是社會的病態，

歷史的出軌。工人的使命就在醫好這個病態，修正這個軌道，開出一個新的局面，使文化成爲屬於人的，一般人的。」

「我贊成你的意思。」

那圓臉的說着，緊緊握住同伴的手腕，表示她的誠摯。接着又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我們混和在她們裏邊了，猶如鹽粒溶化在水裏。我們想到什麼，就該給她們講起，彷彿對待親愛的姊妹和知心的朋友一樣。」

「豈只我們講給她們聽；她們可以講給我們聽的正多呢！」那靠右坐的說至此，愈益興奮，舞動兩臂說：「她們也有潛隱而可貴的心靈，她們也有獨到而深切的見解，她們有熟練的技術，有……總之，她們有她們的生活，足彀我們去了解 and 識知呢。」

「那自然。」那圓臉的顛着頭，彷彿表白說她原是這麼想。她又申說：「給她們講講只不過是一端而已。該括地說，我們要同她們一起生活了。從此再沒有什麼『她們』『我們』的界限，說起『我們』我在內，你在內，現在正要去見面的那些人也在內。」

「對啦，都是我們，都是我們！」靠右坐的高興得很，這樣喊了出來。一轉念頃，帶着一種處女的嬌憨的神情說：「我覺得同她們一起生活是完全辦得到的，毫沒有困難。你看，這麼粗的夏布衫，這麼蹩腳的白布鞋子，我都穿得來。前天下午，房東家的用人不在家，我要喝茶，就提起水壺出去買開水，裙子都沒有穿，也不覺得什麼。」她說時，極快地在腦際閃現的是關在寓樓箱子裏的幾件絲織物的衣服，藏在母親首飾匣裏的幾件針環釵釧，以及家裏兩三個女用人斟茶盛飯，疊衣理被的辛勤。但是，她相信那些完全是不足道的，只希望以後再不會想起。

她的同伴却微笑了，說：「像這樣，固然和她們的生活差不多。但是尤其重要的，在乎能同她們一樣，自盡可能的力量，一方面就取得所需的口糧。工人的可貴，全在這個上邊。我要走向她們裏邊去，也全在這個上邊。」她這樣說，帶黃白的臉上略泛紅色，一半因為天熱，一半就是熱情的表露了。在她心頭，熱情的熾盛却遠過於表露在外面的，她祝禱似地自語道：「勞工，我將全部的同情，整個的生命，都獻與你了！你該伸出兩條臂膊來，你獻

迎我，你把我抱入你的懷裏！」

兩人忽覺身軀往前一頓，幾乎跌將下來。查察之後，知道那車夫腿力不濟了，右脚着地不穩，致步調失却平衡，幸而左脚馬上踏穩了，沒有跌倒。兩人同時感到一種負了人家的慚愧，以為本來就不應該兩人一車，又況是這麼熱的天氣，這麼遠的路途。看那車夫滿背通溼，兩個臂彎烏翅翹起，顯見手掌在十分努力按住那車柄，他又時時挺直了軀幹透氣，行走作搖擺的姿勢。

「停下來罷。」那圓臉的耐不住，便這麼說。那車夫聽說，如受了催眠，就放下車柄，解下圍在腰間的一塊烏黑的破毛巾，只顧向臉上臂上背上揩抹，也不想起早先講明的地點還沒有到。他回轉身來，兩個乘客見他的前胸起伏得很厲害，包在皮肉底下的條條的肋骨顯得很清楚。

那靠右坐的先跨下來，取出超過論定的數目的錢給與車夫，還伴着一腔抱歉的意見。那車夫攤開手心接受錢，略側轉頭相了一相，就藏在車子坐墊的底下。

兩人各伸展兩臂，轉動身軀，以舒蜷坐半晌的困疲。道路被晒得發燙，踏着，腳心感得不舒服。路旁田裏種的棉，綠葉子委垂下來，嫩芽頹喪地低着頭。望前邊，不到一里路的地方，聳起幾所三層四層的大廠屋，鐵版窗一齊關着，高高的煙囪寂寞地立在那里。隱隱聽得有許多人聚集的囂聲。那短髮的有如望見了家鄉一般，歡喜地說：「不遠了，就在那邊，我們趕快走罷！」

那位同伴雖然不說什麼，心裏却也感動得厲害；想到新鮮的境界，理想的生活，馬上要展開於眼前了，一種異感便侵襲着她，使她舉足振臂，都有點飄飄浮浮的樣子。

前面走來三個男子，青布的衫褲，粗舊的草帽，是鐵廠的工人。他們看見她們兩個，彼此看了一眼，相互表示能夠斷定她們爲什麼來的。其中一個酒糟臉滿腮短鬚的便帶着很醜的笑臉說：「兩位女先生，你們來發工錢的吧？」

又一個瘦長臉的以略微狡獪的神情接着說：「不够呢，一個禮拜一塊錢。勉強強強苦過活，總得三毛錢一天。大家要義氣，要齊心，原也曉得；不過肚皮總不能教牠餓得太厲

害。」他說着，身體略作搖擺，很合式的，是所謂「老弟兄」的風度。

「不是的，我們不發什麼工錢。」那短髮的女郎隨口回答他們，不傲慢也不謙和。她那同伴却微感不舒快，有如好夢裏忽然來一個不很可喜的消息；她聽那「女先生」的稱謂頗覺刺耳，而且接着又是一聲「你們。」

「她們不是發工錢的。那末不用向她們說了。」那瘦長臉的工人這麼說，兩手搭上兩個同伴的肩頭。他們就踉蹌地走去，頭也不回，三團很短的影子跟在他們的腳後。

她們兩個經過了一條兩塊石版的小橋，路略一曲折，廠屋前的曠場就在前面了。男男女女的工人們在場上行動，四五個一起，十幾個一起，有如寺廟的會集。賣西瓜黃金瓜的，賣牛肉湯豆腐漿種種小食的，各用他們特異的腔調叫喊着，趕這臨時的市面。蒼蠅也來趁鬧熱，從瓜瓢飛到牛肉，又從牛肉飛到積着污水的泥潭，營營地很見忙亂。

有幾個工人先看見跑來的兩個女郎，眼光集注於她們；同時全場的人受着暗示，一齊回轉頭來，有一部分人便不自覺地移步向前迎上去。大眾心頭差不多都在想，「這才

來了。」

迎上去走在前頭的是兩個女工，都是十七八歲的樣子，淡青的夏布衫，光潤的髮辮，面目開露着聰明的表象，可是都沒有處女的腴潤的膚色，那較低的一個尤其萎黃得厲害。他們兩個臂挽着臂，帶着似乎羞澀的笑容，立定了問說：「兩位女先生，現在就發工錢麼？」

短髮的女郎隨即回答，用教師撫慰學生那樣的溫和的調子：「我們不是發工錢來的，發工錢的大概隨後就來了。我們要同你們女工友談談，告訴你們一些事情。」

「哦，是演說給我們聽的。」尤其萎黃的那個女工自言自語說。

跟在兩個女工背後的好些男女工人便唵呢起來，音響是很模糊的，但可以辨出含着失望的意思。他們十有九個滿面沾着汗，衣衫也黏貼着皮膚。

那位圓臉的女郎看見這滿場的勞工，不由主地想，此時此刻，自己開始來到勞工的隊伍裏了；久久的尊崇，久久的盼望，居然會有今天；這才使情緒愈益緊張起來，心頭酸酸

的似乎要哭的樣子。

那較高的女工伶俐地又問說：「兩位女先生貴姓？」

短髮的女郎感覺這帶點因襲的腐氣，使用爽直的口气回答（先指着她的同伴，

「她姓姜。我姓龐。」

「我們姓朱，姊妹兩個，是工會裏的糾察員。」她們左臂上都束着一條白布，是糾察員的標記。

「現在就請女工友聚攏來談談，行麼？」龐懷着一腔的意思，又豐富，又熱烈，不吐不快，故而高興地這麼問。

「什麼時光講都行。這里太陽曬得太厲害，還是到那邊廠房的東面去。」朱姊承應了，又提高了喉嚨喊：「紗廠的女工友們，統到廠房東面去，聽兩位女先生演說呀！」

「廠屋東面去呀！……去聽呀！……又要聽了！……」一陣婦女的聲音應和着，在曠場的空中佈散開來。綴着髮髻的背影便一羣羣地移動。當然，裏頭也混着不少的男工。

姜聽着看着，自己也莫明所以，更甚的一陣心酸，眼眶裏噙着眼淚了。覺得不好意思，便低頭跟着龐同朱家姊妹走去。

這所廠屋是四層的，所以東牆下已有一丈光景的陰地。站定的羣衆聚集在這陰地上，望去也頗擁擠，有二三百人光景。煩碎的說話聲同嘻笑聲續續不息，有如晴朝檐前的羣雀。咬西瓜塊吃花生米的也有，相互頑着至於擰耳朵的也有。

龐姜同朱家姊妹從人叢中擠進去，左右都撞着人家汗溼的臂腕同衣衫，直到牆下。這牆開着很大的窗洞，墨黑的鐵版窗密閉，使人想起監禁死囚的牢獄。許多水泥桶豎擺在窗下，又橫臥着好些木板，可見將有興築的工程了。

龐自覺體內蘊蓄着一種非常的勇氣，矯健地，一脚踏上木板，又一脚便跨上一個水泥桶，身子輕捷地這麼一盞，旋轉來，幾百個仰起的面孔便在她的下面了。並不故作地顛了顛頭，正要開口，在前排的一個婦人却先開口了：「先生，先生，上禮拜發工錢，我沒有知道，在家裏看兒子的病。後來聽得人家領到了一塊錢，我沒有領，急得幾乎斷了命。先生，我

們苦呢。十四年的寡婦；上禮拜兒子發痧，險些兒那個。先生，你們是好心腸的，這回大家歇了工，就弄錢來給我們。你們好心腸要好到底，我們上禮拜的一塊錢總得補給我們。」她說時，乞求的眼光仰望着龐，故意皺起眉額的部分，表示她的哀苦。

一個軀幹很大，面孔略帶狡獪的老太接着說：「你們要知道，一禮拜一塊錢不夠的，我們在廠裏掙十二塊一個月呢。至少兩塊錢一禮拜。還有，你們的錢要弄得有一點，不要發了這個禮拜下禮拜發不出！」她說到末一句，簡直帶着玩笑的神情。

這兩人的開口把本已沈靜下來的羣衆的聲音又揚了起來，而且比剛才更爲宏大。臂纏白布的糾察員帶勸帶禁阻地來回示意，輕輕地說，又連連搖手。

龐略微感得無聊，只得竭力提高喉嚨答復那寡婦同老太，說補領的事總可以的，只要上禮拜確實沒有領；至於多少錢一禮拜，專管這件事的人自有通盤的計算，況且這回歇下來，本是爲着大家爭口氣的。說完以後，看她們同其餘的人還想搶出來說話，就急忙轉到剛才預備開口說的那一段話上去。「各位女工友，我們工人身上的責任不輕呵！

：」

聽衆覺得這話兒很突兀，用駭愕的眼光看着她，同時不免又切切地談說起來。

龐立刻明白她們爲什麼這樣子，心頭自語，「你們以爲我的話可怪麼？我是你們的，完完全全是你們的！」

聽衆的囂聲繼續不歇，糾察員也沒有甚麼效用，這使龐不得不改變她的論題。她高舉兩手，聳起身軀，發出尖銳的聲音說：「各位女工友，請你們靜一靜，現在我們有要緊的話講！」

囂聲如殘雨一般，漸漸收斂，一分鐘的工夫，居然可以聽得見那邊樹上的蟬鳴了。龐便給她們講羣衆聚集，聽人講話，爲什麼應該寂靜；聽了之後，到底有什麼好處；假如不聽，又有什麼喫虧的地方。她演講時，眼看着下面的聽衆，不自主地要把一個個詞兒逐一考查，不讓牠們隨便漏出。考查的結果往往是不很適用，却又找不到個適當的代替——譬如說「秩序」不妥當，該怎麼說呢？「團體生活」也不妥當，又該怎麼說呢？——而說話須

趁勢，不能停頓下來，終於只得把那些不很適用的混用了，將就過去。這自然覺得不暢快，有如喫東西喫噎了似的。

忽地，路上跑來幾個女工，幾經傳語之後，大眾就開口發話，帶着憤憤的腔調；糾察員大多匆忙地向路上跑去，似乎將去應付非常的事。事故演講的空氣就此被衝散了，誰都忘了剛才正在聽一個人講話。

「好細！好細……把她關起來！把她鎖起來……重重地請她喫一頓嘴巴，好教她知道做得錯不錯……不客气，打死了她也不罪過……」少的老的中年的女工們義憤地這樣喊出來。

「什麼事？」龐停頓了所講的，詫異地這麼問。她略微皺着眉頭，幾縷短髮飄散在額際，身體略低俯，像一個很好的雕像。

一個從後面擠向前來的三十左右的糾察員表示殷勤地回答：「沒有什麼，她們查出了一個工賊。她也是我們的同夥，這幾天也常常來聚會。但是她壞得很，知道了我們的

情形，都一五一十去告訴廠裏的頭腦。我們本來就有點疑心她；現在竟拿到真憑實據，她正從頭腦的後門口蹇出來。」

「這樣的人就是把她打死了也是活該！」這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，比剛才那個糾察員柔美得多，但是掩不沒她不平的气分。接着又轉爲感激的語气說：「你先生想，像你們先生這樣，本來在學堂裏念書的，不愁喫，不愁穿，正像天上的仙人；現在我們罷了工，就跑到替我們想法，弄錢給我們，對我們講許多的道理，這樣的大熱天也不怕。她原是同我們一樣的工人，倒作我們裏頭的好細，一點義气都沒有。先生，你想該不該給她喫點苦？」

龐聽說覺得爽然，初不料在她們看來，自己是「天上的仙人」，自己的到此猶如慈善家突着肚子躡到貧民窟裏！不禁喃喃地說：「我們是一夥兒……」但是這一句的音響並沒有滲入羣衆的耳朵；羣衆只相應着剛才發話的那一個呼喊說：「自然要給她喫點苦！我們去看呀！」大家都回轉身來，推着擁着，向路上走去。

龐站在水泥桶上，望着無數承着陽光的移動的背影，頗感淒然，似乎她們全是掉下

了她而去的。同時一種鄙薄自己的心理又涌了起來，以爲這也值得感觸，那就什麼事情也幹不成了。便故作從容地跨下地來，拉住站在旁邊的姜的手說：「可惜你沒有來得及講。」

姜正是喪失了自己一般，悵惘到心頭空虛，聽龐這樣說，茫然回答：「我本來沒有什麼講的。」

朱家姊妹兩個便笑顏相向，表示十分的親熱和恭敬。那姊姊說：「站得累了，請兩位先生到我們家裏去坐着歇歇罷。也可以喝一點茶。」

那妹妹補充說：「你們也難得的。前天有兩位先生來，也到我們家裏去。好在並不遠，只有一條街呢。」她萎黃的臉上露出一種熱望的神情，見得她這請求，是她的野心。

這個給與龐新的鼓勵，以爲雖然懷着一腔的意思沒有拿出來，但是只要等着機會來到，自有拿出來的一刻；而現在跟着朱家姊妹回去看看，也許會有其他的滿足，而且也未嘗不是一個機會。便高興地看着姜說：「我們去坐坐吧？」

姜無可無不可地顛顛頭；望着散在場上走在路上的那些背影，似乎心有所想，但是又摸不清想些什麼，彷彿像是「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」這一個意思。

於是她們四個也向路上走去。龐昂然舉步，身軀搖動着很自然的姿勢，右臂挽着朱姊；朱妹貼在她的左旁；姜並着朱妹，略微落後，眼睛凝視前方，兩手自執着，像個獨遊的騷客。四條斜長的人影畫在她們腳趾前面的路上。

十一月廿九日作畢。

晨

黃狗站在橋上，挺直頭頸一連地叫，聲音如作於大空罅中。牠的一雙眼睛釘住在橋塊那人家當街的窗。

窗共六扇，是白木抹桐油的，積年的灰塵染上，就成黑色；而且接笱地方也鬆了，仔細地看，可以看出已是斜方形；又有條條的裂縫。只靠右的兩扇筆直開着。淡青色的晨光給與橋頭的一切，如石欄干，柳樹枝，一帶參差的房屋，一條石子路等等以明顯的輪廓，漫衍到開着的兩扇窗子之內的却還微薄，望去只見一方的昏黯。

橋下泊着的低篷船裏冒出青煙來了，沒有風，輕輕地往上裊，與倒垂的嫩柳條糾結起來。

「喲，不好了！」李家娘出來倒垃圾，將畚箕肚皮向天這麼一翻，看所有垃圾跟着河水流去，覺得舒快，彷彿多年的窮運也混在裏頭流去了；轉身來，眼睛不安分，却看見了那兩扇開直的窗，禁不住心頭突突地跳起來。

她回頭看橋上的那條黃狗，黃狗對着她告訴什麼似地叫，而且就跑了過來。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，仰起了頭喊，「財源嫂，財源嫂，賊骨頭到你們家裏來了！快起來看，財源……」

她又覺悟自己的喉嚨比不上那幾扇板門，就舉起手掌敲板門，同時喊說：「賊骨頭到你們家裏來了！財源嫂！財源嫂！」

黃狗更提高喉嚨附和着。橋下那船上一片蘆篷移開了，探出一個頭顱來，盤着濃黑的大辮。

「什麼？」財源恍惚覺得這件事情與他相干，但眼睛還是張不開來。「喂，你起來！就用右腳擦過去。」

右腳擦過去却不對了，空空的，又覺得有點兒寒，那個溫暖軟和的肉身體到那里去了呢？「你發瘋麼？你聾了耳朵麼？老早偷偷地跑起來，喊你又不答應！」這才張開眼睛。蚊帳外桌子板凳竹箱之類都如平日的模樣，但是有點異樣，承着滯白帶青的光，隨即看到開直的兩扇窗。

「賊骨頭……」和着連續的狗嗥聲。

「阿！」財源忽地跳下牀，開那竹箱看。趙二奶奶的華絲葛棉襖在，王小姐吃喜酒的紅裙在這一段，嚴家的這一段，宗家的——他想賊骨頭沒有進來成，應該謝謝那條黃狗，就穿起蓋在被面的黑布棉袍，抽空還打一個呵欠。

「財源嫂……」板門聲就在腳底下，週身覺得震動。

財源記起來了，拔脚奔下樓梯，凝着眼力在昏暗的屋中四處看。

李家娘聽得樓梯響，停手說，「且開門！」那黃狗也就住了嘴。

「開了。」財源雖然答應，却回身趕到後間。鍋竈桌子碗籃等不聲不響伏在那里，但

是沒有她半個影子。

「會有這回事吧？」他覺得心蕩，貓狗一般竄上樓。從牀底下拖出個紅箱子。開來看時，只聞到一陣陳腐的氣味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急忙鑽進蚊帳，翻起牀褥檢尋那藥包紙包着的兩個金約指，但是也毫無蹤跡。

「她逃了！」他跌倒似地靠在窗闌，聲音帶着哭的意思。這時候李家娘旁邊已經來了財源左鄰黃老太，從賭場裏出來的木匠阿榮，他們都仰起頭，看見財源衣襟敞開，露出瘦黑的胸膛，大家似乎一凜。

「她自然逃了。我出來倒垃圾，頭一個看見，你們兩扇窗開着，就打門叫喊，那知他：

……」

黃老太等不及她說完，「頭一個看見就是了。到底偷了多少東西去，你看了沒有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財源迷惘地搖頭。

「沒有偷失東西麼？那是阿彌陀佛了。」黃老太閉一閉眼睛又脛一脛唇，把安慰囁

入肚裏。

「你沒有看得仔細呢；賊不空手，那有不偷東西就走的！」李家娘不願意她發見的竊案是沒有偷失東西的。

「東西都去了，是她的……」

「我原是說賊不空手。」李家娘搶出來說，眼光斜射到黃老太；同時黃老太吃驚地喊「阿！」把才嚥下去的安慰吐了出來。

「人也去了，是她。她逃走了！」財源兩手抓住一頭的亂髮，面孔皺得像胡桃殼。

從財源的語調裏，樓下的三個就明白他所謂她是什麼人，各人的念頭立刻換個方向。李家娘想財源嫂嫂——簡直不配嫂嫂，那個女人——原來這樣輕的，骨頭沒有四兩重，背了男人就逃！她又想到自己，男人死了十七年，獨個兒住，也沒有跟人家逃。黃老太想着自己的小媳婦同那個女人很好，常常約同到中市洋貨店裏買洋襪花手巾，覺得很可擔心。木匠阿榮則彷彿心頭一鬆，輸去「兩隻羊」的事情幾乎不在話下了——她果真做

出來了；看她那樣子，也不像個清水貨！無非是假正經；看看她，她眼睛看鼻頭，引引她，她不給個回音，無非是假正經。只不知那一個短命的小子把她釣走了。哈，你細眼削臉的小裁縫，你是一個烏龜，永世不得翻身的烏龜了！阿榮想得有趣，不禁喊說：「喂！人已經逃了，還不爬下來追去，難道等她自己回來麼？」

窗闌上財源的上半身縮進去了。這時候低篷船上那個盤着濃黑大辮的從石埠走上來，帶笑看着阿榮，露出舊象牙似的兩排牙齒，希望他再有什麼好聽的說出來。

那邊來了上茶館去的趙太爺，上唇的鬚鬚亂草般橫披着，近乎浮腫的臉皮一步抖動，手托一個銅水煙袋，因為絨繩結的套子丟了，暫時用衣袖襯着。他一路吐痰，一口吐在自家的階石，一口吐在河裏，一口「撲」剛巧吐在一家門上「姜太公在此」「太」字的一點上，——喉嚨頭越來越鬆爽，簡直像才通過的煙囪；又看看關着門的一排瓦屋，綠意未濃的幾棵河邊樹，以及露水還沒乾的石子路，覺得清靜安適得很，悠然地，自以為這就是享福。及望見幾個人聚在這里，知道總有點新鮮戲文，一隻垂下的衣袖管就前後揮動起

來。

「什麼事情？」趙大爺站定在阿榮同李家娘的中間，並不對準誰。接着回頭去「哈撲」又是一口痰。

阿榮感到一種微淡的壓迫，使他不十分自由，因為這問話同「哈撲」的調子，簡直是鄉董的派頭。「這裁縫的女人跟人逃了。」他回答，眼光避在一旁。

「小圓面孔，雙眼皮，靠在作檯橫頭作活的，是她麼？」趙大爺張大眼睛，對幾個人一個個看過來。看到盤濃黑大辮的，那人倒退一步，依然露出舊象牙似的兩排牙齒。看到阿榮，阿榮待要開口，趙大爺的眼光已經射着李家娘，李家娘顛頭說，「唔，是她，是她。若講標緻，她也算得一個；廟場上做戲時，她梳得油光的頭，截齊的前劉海，青竹布衫，玄色縐紗背心，身段又俊俏，走過去帶一種鋒芒，誰不要多看她幾眼。可惜標緻壞了！今天不聲不響，丟了男人就逃。」

「這又是輪船害人！」前幾年鎮上紳商主張通輪船的時候，一部分紳商出來反對，

趙大爺是反對派中的激烈分子，甚至罵列名爲發起人的學務委員「你是豬豬！」但是發起人募足股本，汽號在東柵頭響起來了，反對派也就不再開口。趙大爺只巴望反對派大衆一心，死也不踏上輪船；那輪船則給河底的石頭撞幾個大窟窿，讓愛趁輪船的人嘗嘗滋味。可是反對派的節操不很可靠，居然有買了煙篷票坐房艙的了；而船身終於沒有給河底的石頭撞破：這在趙大爺是不可說的懊喪，一想起時，就覺不平，就覺自己一點也不享福。除了隨時發洩之外，一方面自爲寬慰，「讓他們趁輪船，我總趁航船」，雖然他本來不想到別處去。現在聽說女人逃了，念頭走熟路，立刻就想到輪船。「你們看近幾年來，小姑娘嘻嘻哈哈在街上亂跑，知道她們幹些什麼，十六七歲在娘家的女孩子，却已突起

了肚皮，無非是輪船害人本來不便，不便就很好，要牠便幹什麼！他們不相信，定要行輪船，以爲這才到上海去方便。好，到上海去固然方便了，上海東西來也很方便，香煙來了，洋布來了，軋妍頭來了，什麼東西都來了！女娘們同男人家吵嘴，動不動就說要到上海去，這是什麼話！却有嗚嗚嗚叫着的輪船替她們抱腰，讓她們說來挺硬。這裁縫的女眷，又一定是

趁早班輪船走的。」

黃老太斜着眼看趙大爺黑鬚叢叢的嘴，心裏也想輪船這東西的確不好，三角錢買票子，還要小帳，航船就只一百四十文。阿榮却靈機忽動，走前一步，豎起了大拇指叩板門，「喂，朋友，出來呀！趕到東柵頭去看呀！倘若輪船還沒有到，就把他們一把擒住！」他這樣說，英雄結密扣短襖嵌花快靴的武松的小影浮在眼前了。一把擒住了以後，當然是兩個無恥的狗男女脫得赤條條，一顛一倒網着，由弟兄們擡着遊遍全鎮。

李家娘頗看不起阿榮，幾乎努着嘴說「你在做夢！」但縮住了：「輪船早來了，我穿好衣服拔第二隻鞋子的時候，正聽見嗚嗚嗚地叫。」

「我也聽見的。」盤濃黑大辮的這才有機會插一句，却覺胸口鬆爽不少。

「裁縫家裏還有什麼人？」趙大爺又並不對準誰這樣問；便從衣袋裏摸出一根紙煤，再摸出自來火盒，「擦」把紙煤點着。

「沒有，只他一個人在裏頭。」李家娘說。

「他爲什麼不出來人逃了總得弄回來。」趙大爺說了，蒲盧盧吸他的水煙。

「不錯，總得開門出來。關緊了門，還在牀角落裏尋她麼！」阿榮覺得勢頭又振作起來，又打門說，「朋友，你且開門！」

李家娘也用勁喊，「財源，財源，你出來呀！」

接着是一個靜默。幾個人都對着板門看，似乎板門在他們面前擴大起來，遮掩着。本將要開場的戲。黃狗在這人的腳邊嗅了一會，便躺下來搔白毛密覆的頭頸。

門呀——開了。財源跨出門限，兩臂直垂，就這麼站着；一會兒，又狠命搔亂髮底下的頭皮，眼睛瞪視着剛受初陽的橋闌說，「她去了！」衣服依然不會扣上，扁平的胸部起伏着。

「昨天夜了，我還看見她出來提水。」黃老太見財源可憐，因而感嘆事情變得太快。「他昨夜裏還同她一牀睡覺呢。」阿榮說了覺得很舒服，酥酥的，軟軟的。

趙大爺兩個指頭夾着紙煤，仔細地把財源上下打量，似乎要從他身上考查出倒運

的所以然來；但隨即拈起紙煤湊近嘴邊，却問，「你一點也不覺得麼？」

「嗤！」李家娘冷笑。

這時候又來了幾個人，差不多成個半圓的圈子，財源是他們的中心；黃老太的小媳婦也在裏面，正扣襟上的鈕扣；阿榮同趙大爺的臂肘旁邊，則伸出個頭髮修成盆景細葉菖蒲式的頭顱，仰起來，眼珠鶻落鶻落相他們兩個的臉。

「他日裏辛苦，夜裏睡得太熟了。」黃老太代財源解釋。

「不是的！」趙大爺表示感得麻煩。「我說的是，他平時不覺得她懷別條心腸麼？」

「那倒不曉得了，」黃老太咕嚕着說。「不過我們只看見他們在一隻作檯上作活，却不會聽見他們淘過氣。李家娘，是不是？」

「他們在牀上淘氣，我們那里會知道？」李家娘駁說。

「沒有，真的沒有。」財源開始堅決地說。「她說做裁縫太悶氣，一天到晚死坐着不動一動；我說這叫生意落在其中沒法想，好在你只幫我做些，你還有別的事，不用一天

到晚死坐的，她也就不響了。後來她又說悶氣，我照舊對她這麼說；從來不會相罵過。」

「喔，記得了，只有一回。」他立誓一般繼續說。「是去年的秋天，廟場上將要做戲，她說要做一件縐紗棉襖，我說開年再做罷，她就哭，罵我……我也罵了她一頓；不過到明天就沒有這回事了。」

「本來，像財源這樣的，勤勤儉儉，一針一針只把錢穿進來，一個錢也捨不得化，真是個了不得的男人，嫁給他就是福氣；若還要同他相罵淘氣，那就是瞎了眼！」黃老太的意思在借此奚落她的女婿，（成天混在賭場裏，一個錢也不帶回來，又偷了衣服出去換鴉片煙吸的女婿）雖然他現在並不在眼前。

「你的兒子就好得多麼！別說罷，還不是半斤八兩！」她的小媳婦已參透她反面的意思，就這樣想；從眼角瞟過去，見她縐額垂睫，努出了下唇——又是頂討厭的努出了下唇！

「不錯呀，」趙大爺剛吸完一袋水煙，聲音跟一陣白煙一同散播。「這樣做人家的

一個男人，那女人還要丟了他，太豈有此理！——太豈有此理！」

「已經走了麼？」圈子裏發出這一句聲音。

「老早，」趙大爺鄙夷不屑地回過頭去，似乎要尋一個還在做夢的面孔。

幾個人於是從財源的身邊望到門裏去，當門一隻板檯，有些凳子竹竿之類伏在較進處的昏暗裏，同平日沒甚兩樣；但究竟兩樣了，一個女人從這裏頭逃了出去，所以看得他們僵了背，也有走前一步，貼近財源，致亂了觀衆的陣勢的。

「也不是這麼說，」李家娘把手裏的空畚箕揚一揚。隨即想起這有點像要駁倒這位「爺們」的樣子，因彌補一句，「我並不是說您的話不合。不過老話道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。男人不成人的也很多，難道就合該丟下了走麼！我們當家的在的時候，不是牽動他死人頭皮，才叫不成人呢，空空一雙手，要吃，要喝，還要去闖禍惹事！可是我夢裏也不會想過丟了他走；小後生在門前走過，賊眼一五一十瞟過來，我總回轉頭吐一口唾沫。現在他死了十七年了，我還是守着他。嚇，女人會逃走，真是現在的新法！」她說着，彷彿覺得身軀挺

得很直很高，一些人都她的下面

「嘻，新法，新法……」幾個人響應着；趙大爺尤覺適合口味，頭略仰起，眼輕輕一閉，欣賞這一霎的愉快。

「總是這小後生長得太俊俏，把她迷得酥了。」聲音從趙大爺背後傳出。就有好幾對眼睛對準財源發亮，賞鑒他的細眼削臉。

「他們會得那一套的，自有花言巧語，各種各樣的手段。女人家吃虧的是耳朵軟。」這是纖細的女人聲音。

「說不定還是發財的爺們呢。」

「那里會爺們不要身分了麼？」李家娘回過去就是一個白眼。

趙大爺不吸煙了，把水煙袋塞進棉袍袋裏，用審判官的口氣問財源，「你總該有數，到底她的相好是誰？」

「不曉得，她從來沒有說起。」財源笨學生似地回答。

阿榮聽了，對黃老太的小媳婦扮個鬼臉；舌頭縮進口腔時，「死」——却把烏龜兩字咽住了。

「一定是個窮鬼。」李家娘的義憤幾乎全移到男的方面去了。「知道她有幾件衣服，就騙了去吃幾天。——財源，她還有兩個戒指呢？」

「也帶去了。」

「是不是？他就看中她兩個戒指！」李家娘自覺簡直有靈驗的算命先生的光榮。

於是觀衆紛紛談論帶去的衣服的名色同數目，戒指是什麼式樣多少重。又擬想如何打包裹，如何偷偷地開窗，如何接腳從窗裏下地來。

財源心亂如麻，總想不成一個念頭，不自主地說，「我們討她，化了一百七十塊洋錢呢！」

「嘻，一百七十塊洋錢到別人袋裏去了！」這腔調像嘲諷也像同情。

「我們猜猜看，這個壞蛋到底是誰。——一個沙音的說。」

黃老太的小媳婦想起那一天的情景來了：兩人回到中市去買東西，回來抄近路，從田岸走。面前來個男子，不很高大，臉上却有鮮明的血色，一雙眼睛尤覺有意思；穿的是玄色布短襖，鞋襪都齊整。財源嫂看見他，禁不住笑了；他也停了步，又推近一點，問她買了什麼。她就不就告訴他，要他猜來，分明要多攀談幾句的意思。後來那男子去了，就問她這人是誰。她答說一向認得的，又說是從前的鄰舍；她的眼皮總不抬起來，只瞅着路旁串串倒垂的金黃的稻穗。走了一歇，她嘻地一笑，自己也禁不住的样子，說：「你看這個人怎麼樣？」問她怎麼樣是什麼意思，便又說：「沒有什麼。我們不要管他！」但靜默了一會之後，她又細着眼含着微笑回頭來說：「他是個漂亮男人呢！」說着，頭條地回過去了——黃老太的小媳婦想到這里，頗高興於自己的靈警，她愛他漂亮，所以走的，全本西廂記都在肚裏了，便第一個回答那沙音的的問題說：「一定是……」

「瞎說！」黃老太恨不能立刻把這亂嚼蛆的臭嘴雕爛裂似地雕去了，着急地喊出來，震動得頭顱搖搖有頃。同時一雙雙的耳朵似乎自覺豎得特別起，羣衆的圈子則漸漸

收縮攏來。「你懂也不懂得，嚼什麼蛆！你倒說說看，一定是誰是誰！」

「是誰是誰？曉得的應該說出來！」是男女混雜的聲音。

小媳婦嚙了一大口冷氣似的，表露自己的靈警的興趣早已沒有了，而婆婆的禁抑的反問却又有不容不回答之勢，只得翹了幾翹嘴唇沒意思地說，「一定是個窮鬼，我同李家媽一樣想。」

「噓！」羣衆大失所望，圈子便鬆散開些，頗有幾個人想，這真是亂嚼蛆的臭嘴。

「這還要你說麼！你實在也不曉得是誰！」黃老太雖然責怪着，實際却定心了，看看這蓬頭瘦臉的小女人，轉覺到底有點兒乖巧。

「既然曉得，何必替賊瞄賊呢！」偏有點破穴道的。

小媳婦着急了，心想大約沒有這樣靈驗的，便發誓說，「不曉得，真個不曉得，如其曉得了不說，嘴唇上馬上生個大疔瘡，不好吃也不好說！」

「哈哈……」

「噓，胡鬧！」趙大爺旋轉他粗大的身軀，舉步踱去了；他所不滿意的是否「大疔瘡」同「哈哈哈」也就沒有人研究。

但是他這一旋轉，却攪散了他臂肘旁邊盆景菖蒲式的頭顱裏的幻想。每天到學校同回家的路中，看見這裁縫家婆紅紅的圓臉，就想她一定在轉有趣的念頭；有時看見她的背影，鬆亂的髮髻褪到頸下，就想她一定才幹了風流事來；雖然不仔細這滋味究竟如何，但覺得想着總舒快。現在聽見逃走的就是這裁縫家婆，便想她做得加倍的有趣，加倍的風流了固然摹擬不出個顯明的情境，却也覺周圍的人物消淡得如一層薄霧，書包裏的課本同學校裏的先生當然忘記個乾淨。直到趙大爺旋身把他一撞，方才醒悟自己是個上學去的學生；便聳一聳肩，又鶻落鶻落落看那倒霉的裁縫幾眼，於是退出圈子，蹦蹦奔了去。

形勢就不同了。尤其在阿榮，至少脫了件厚棉襖似的，週身異常輕鬆。他自開一個端說，「沒有別的話說，一定上海去的。」

「那自然，」李家娘表示這是不待說的。

「上海地方去得的麼！」

小媳婦愕然，因為她正在巴望夏天快點來快點過，八月裏到上海去吃表妹的喜酒，轉眼看那說怪話的人，是一個酒糟鼻子的麻面漢，看了教人發癢，也不知什麼時候來的。

「對呵！上海地方去得的麼！」阿榮覺得這才對勁。「馬路旁邊，一間一間的屋子，面孔塗得紅紅的，像惠泉山的泥阿福，滿滿地坐在那里等生意，都是那些走失了路同跟人逃走的女人！嘻，兩隻角子，只要兩隻角子。」本來是驚人之筆，不自料轉到閒情一路去。

「趁早班輪船走的，唔，今天還來得及作幾注生意呢。」酒糟鼻子有掌櫃的料度商情的神態。

財源鬍鬚覺得腳下一洗，身體突地陷落，又鬍鬚又失了一個妻子，就破口號哭起來。黃老太心軟，聽得號哭嘴唇就有點抖動，強忍着勸說，「男子漢的眼淚比珍珠還要貴，哭什麼呢！」便去拉財源散開的衣襟。

「大人大馬，什麼地方去不得，她逃到那里，你能尋到那里；況且就在上海。」李家娘這樣說，拍着財源的肩，自以爲更見殷勤。

「上海去呀！就趁中班輪船。」阿榮用激勵的調子說。

酒糟鼻子狡猾地笑了，「當天趕去，也許能够原封弗動尋回來。不過……」

沙音的同聲音纖細的女人等都解頤一笑。

小媳婦却有點不相信，她同那漂亮男人要好，怎麼肯坐到一間間的屋子裏去？那漂亮男人又怎肯讓她去漸漸想開去了，想他們的地方如其容易尋到的話，八月裏定要去看看她，看她穿些什麼，縐紗棉襖做了不會……忽見財源抬起衣袖，在眼部一擦，匆促地扣好內衣同棉袍，衝出羣衆的圈子就往東跑，嘴裏恨恨地說，「總要把你找回來！」

「還早呢……中班輪船……十二點鐘……喂……」

財源頭也不回，承着朝陽的明綠的柳條時時拂着他的頭。一會兒轉南進一條小街，這黑色的背影就不見了。

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作畢。

微 波

一天早上，隔夜的毛雨雖然止了，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。穿着棉衣的人在這塗滿了泥漿的路上往還，兩腳須得特別凝着勁兒，又要留心旁邊的車輛，不要被急轉的車輪濺了半身泥，因此很覺得熱烘烘地，從背心而大腿，往下直傳到十個腳指頭。但是一陣看不見的風攔過來時，誰也不能挺着不縮一縮項頸，總覺至少得加一件坎肩。

疲倦的警察挾着油布大褂在那裏發呆。一隻腳踏在煙紙店的階石上。煙紙店裏的老板娘僵着上半身，用溼布拭去櫃檯外面的泥跡，這是如飛而過的汽車的成績。她的才梳過的頭頂光滑到分別不出頭髮的一絲絲，同前劉海分界的一條白痕十分明顯，略微有香油的氣味分散開來，——警察的發呆，或許就爲着這個。對面是一家油鹽店，有帳桌

先生在那裏撥算盤珠的聲音。

兩輛人力車迎面地行動，到距離兩三尺的當兒，「阿藻如——停下來！停下來！」是女人的聲音，因感情激動，聲音有點撕裂開來似的。那車夫嘴唇一咬緊，便收住脚步，把車柄放下來。車篷裏鑽出那女人，揀泥漿較少的一個地位站着脚，一個布錢袋挂在臂彎裏，兩手舉起撫摩頭頂的微亂的髮。

藻如的車篷原沒有張起來，但他正沈入不思念的境界中，假若不是喊着，他決不會知道對而來的是誰。這真是一霎的心境：起初覺得這聲音極熟，像昨天還繚繞於耳邊的，可是又覺得很生疎，有如快要消散的夢；終於恍然而悟，是憶雲！沉埋於意識之中的相思，突地伸出頭來，驅遣着兩腿，便跳下了車，泥漿濺起，染上袴管及長袍的下緣。

他很驚異，這不是兩年以前的憶雲了！豐潤渾圓的臉兒，現在變為乾黃的皮膚，細細的額紋，尖尖的下頷；品明流利的眼兒，現在變為滯暗的眸子，紅筋的眼球，悵然的瞪視。那一對眉兒，以前伴着笑聲伴着快意總是舞得起似的，現在微微倒挂了；那一頭柔髮，以前

這樣梳那樣裝不知換過多少花樣，印過多少羨愛的目光，現在像秋原的衰草了。細小而微僵的身軀包裹在灰色嘩嘩的衣裙之內，顯得衣裙很廓落，如其不是當年親見，誰相信她會是健全的女性的體格呢？——他睜着雙眼只是望她，「憶雲，你……」

「你還能認識我！我以為像我這樣變得太快，你一定要認我作舊生人了。」說着，移步靠近油鹽店一面，以避行人同車輛。

藻如不自主地也移步過去，與她貼近，「那裏有不認識的就是分別十年廿年，也還能認識，何況沒有十年廿年。你想，我們的分別只不過兩年呢。」

「已經兩年了！」她感慨地說。「這兩年裏頭，你一向在上海吧？」

「不，我從前年夏天到北京去了，是上禮拜才來上海的。」

「北京去好吧？」

「有什麼好不好，隨便過活罷了。你好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她低下了頭。

「自成也好麼？」

她點頭，頭俯得更低了，使對面的藻如看得見她腦後的髮髻。

藻如想，這又改變到性習上頭去了，十二分通脫的一個女郎，兩年以後，會變成這樣差人得得的。因換個端緒說，「現在到那裏去？」

「買菜去。」

「這樣不好的天氣，這樣齷齪的小菜場……」

「習慣了，也就不覺得什麼。」

「每天去買菜麼？」

「差不多每天。」她厭倦地說了。忽然心頭一動，「你還住在從前那地方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要去看你，今天下午，或是明天。」

「我歡迎你。我難得出來，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。」

「那末再見。」這聲調裏帶着兩年前輕快親切的韻味。她轉身鑽入車篷，那車夫提起車柄，就一跳跳地跑走了。

藻如坐上車座，身體顫動地前進時，不免想起從前的種種。青年的華采，在當時何等地明耀，但一轉眼就暗淡了！最可驚異的是憶雲變得這樣地迅速而且澈底，現在如要尋索她的可愛之點，除了閉起眼睛從記憶裏去搜求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！他這樣想，頗覺得傷感，彷彿這溼霧漲滿的天氣，也就是個充分的頹唐，壯盛的歡樂早已辭別了大地。忽而濃濃的細雨又糝下來了，黑呢馬褂袖上沾有細極不過針尖的閃光的水滴，他便伸手把車篷張了起來。在昏暗中，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來找自己，不知將談些什麼，這又引起一種游漾無着的興趣。

前此兩三年的時候，藻如家裏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樂部，兩個三個牽着手

接着踵來了，一會兒又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去了；主人在家時固然很熱鬧的，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沒有什麼，彷彿誰都是這裏的主人。他們無所不談，談主義，談問題，談時事，談戀愛，談文學，談藝術，他們也無所不爲，伏在桌上寫文字，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說誦讀，喫花生米，煎咖啡茶喝打磕睡，呵着癢鬧着玩，有時還要打架，至於打破了眼鏡，撕碎了衣裳。他們如在柔美而朦朧的夢中，也不頌禱朝陽的早升，也不悲歎夕照的遽滅。

一天是三春的節候，溫暖的陽光薰得室內的幾個人都有些倦意。默默地從窗外送進來丁香的香氣，留心着聞又沒有了。書櫥的玻璃反耀着光亮，花瓶裏一大束薔薇花臉貼臉地凝笑着。

有三弦的聲音傳過來，這樣低沈，這樣暎緩，彷彿告訴人說，報告人間運命的祕密來了。此外完全寂然，什麼東西都在春困呢。

「是算命的，我們教他進來算命玩玩。」躺坐在大籐椅上的一個青年說，跟着打個呵欠。

另一個青年揉着眼睛站起來說，「好的，看他怎樣地編排我們。本來大家不響，清靜得快要入睡了。」

坐在搖椅上一搖一仰的憶雲立刻跳了起來，整一整衣襟，便奔出去開那綠漆鏤花的短門。

藻如本在寫信，似乎那枝筆不大順從，寫一行要費幾回的躊躇；現在聽他們去招呼算命先生，就索性把信箋推在一邊。

好事的性習主宰着他們，剛纔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。都高興地盼望那立刻要顯露在面前的趣事。

算命的由憶雲引進來了，她牽他的一根竹杖。她想起「堂樓詳夢」的戲文，「階石又是一級階石，還有一級階石，沒有了，門限，低的門限，」這樣地喊着，混和着連續的吱吱的笑。她的上體略微低俯，頭轉向後面，左臂伸張着，全體構成很美麗的舞蹈般的姿勢。

算命的坐了下來，幾個人移動椅子圍坐在他的前面，憶雲抬了那隻大籐椅，因為坐

着週身妥帖，不費一毫的氣力。

青年們都爭着要先算命，但是憶雲爭得更厲害，至於伸手過去欲按住他們的嘴，不讓他們把應行報白的性別歲數等說出來，一壁興奮地嚷着，「你先算我，是女命，二十三歲。」這樣，青年們正感得趣味佳妙，快活得只是笑，只是並不堅持地爭嚷着。

那算命的是長圓如蠶形的面孔，皮膚深赤色，有如紫銅的香爐，突出的前額下面，兩顆滯白的眼球動也不動，彷彿不大新鮮了的荔枝肉，上下唇厚而緊鍊，包不沒兩排枯黃的牙齒。他依平時的習慣，用舌頭舔着上下唇說，「先算後算一樣的，富貴命遲早是富貴命。這位小姐先來罷，二十三歲，是幾月份，什麼日子，什麼時辰？」同時撥動弦線，便隆隆東隆隆地響起來。

「四月十八卯時。」憶雲不待思索地說。「你同我算罷。——別的且慢算，你要顯出你的本領高明，且先算我現在有幾個丈夫，兩個呢還是三個？」

青年們覺得這話語有難以言說的舒快，反而停止了嗚嗚的笑語，都回頭去看她。却

見她很嚴正的樣子，兩頤同眼梢絕不含遊戲的笑意。

那瞎子覺得有點窘了，故意乾欬一聲來掩飾，又隆東隆東彈了幾聲說，「小姐說笑話了。四月十八……」

「且慢，旁的都不要算，只要算現在有幾個丈夫；並不同你說笑話，是真個要你算。」

「哈哈！」一個青年笑出來了。

「請不要取笑罷，算命向來沒有這樣算法的。」他又彈動三弦，胸中在排次這女命的干支，額上略微有汗水滲出來了。

「向來沒有這樣算法，我可有這樣的命。這點也算不出，你的本領就可想而知了。到底能算麼？我現在有幾個丈夫？」她忍不住幾乎笑出來，連忙用勻細潔白的牙齒把唇皮咬住，同時得意地示意於青年們，這在瞎子是沒有分的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幾個青年都笑了。

那瞎子已頗了然，碰到的並不是真實的主顧；心頭自然很惱怒，但不讓發洩出來，只

握着三弦同竹杖一手摸着椅子站起來，喃喃地說，「原來不要算命，喊住人家做什麼」他的臉皮頸皮轉爲豬肝似的紅，汗痕在前額上發亮。

「哈，有趣。」憶雲看一個青年把瞎子牽出了門，才含嬌帶傲地笑出來。

夏天，青年男女六七人結伴到西湖去。寄住在湖濱的旅館，取其晨晚可以看湖，要下湖也方便。

這天傍晚，一些人都到公園去了，只留藻如同憶雲在樓廊裏，各靠着一個搖椅，面對西湖。簾兒早經捲起，太陽的熱氣已消散了，時時有輕風吹來，帶着不知處的荷香。

羣山已沒入乳白色的霧氣，湖面蓋着混芒的青煙。雖然樓下有些車鈴人聲，却衝不破全湖的寂靜。月亮還沒有上來。在兩人頭頂上的一盞電燈因爲憶雲說討厭，藻如就把牠滅了。

「在這暮色裏，靜靜地坐着，有異樣的可愛，是別的時候沒有的。他們一定要出去亂跑，太胡鬧了。」憶雲舉起半露的臂，一舒筋骨，粉與肉混和着的香氣拂過藻如的鼻尖。

「原是的，暮色的好處就在一種柔軟而朦朧的情調。白晝裏，一切東西顯得太分明了，太強烈了，黑夜裏，又過於暗昧，甚至什麼都沒有。暮色介在兩者之間，全沒有牠們的太過，這所以給人無窮的吟味。」藻如輕輕說着，聲調頗見柔美。

「你忘記了月夜了。你倒說說看，暮色同月夜比較起來怎樣？」她把仰起的頭轉過來望藻如。

藻如也回看着她，雖然距離很近，她的面目已模糊了。可是這戴着美髮的頭顱的輪廓，這藏在衣裙裏面而仍然顯明的身體的曲線，這一隻點地一隻翹起的雙腳的剪影，都使他迷戀地捨不得把眼光移開。他近乎獻媚地說，「月夜自然也好，但是與暮色比較，我寧取暮色。因為月夜那樣清朗高曠，惟宜於雅人的獨吟，壯士的起舞；而暮色這樣柔軟朦朧，却宜於多情的人互傾他們的情愫。你不是說暮色異樣可愛麼？那末一定覺得我的意

見不錯的。」

「你真是個可愛的人。」憶雲笑了，輕輕搖動着身軀。「你會得迎合人家的意思；而且把人家的意思裝飾得更爲燦爛，教人家覺得歡喜。」

這在藻如是何等的寵幸，同時又是何等的誘惑！他便談論怎樣的人纔可愛，憶雲也發表好些巧妙的意見。後來他們談到各自的性情，癖氣，以及從前的經歷。

熱情之火在藻如的心頭燃燒着，往時固然也有過，可是從沒有這時候燃燒得厲害。那閃閃的火焰——要告訴她聽而且要她藏在心裏的一句話——幾次欲冒出口來，但每次再一審慮的結果把牠壓了下去。他看她這樣地天真，這樣地美好，談論又這樣地合得來，幾乎是同一的感情同一的意見，不過由兩張嘴說出來罷了，因想吐出這一句話來的時候，她一定歡喜承受。然而他又想起她的愁態來了。當着許多人的面前，忽然笑說要報告一件新聞——某某親口說愛我，向我求婚，你們想多麼有趣！結婚，麻煩得很，誰高興來——於是大家拍手笑呼，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見大家的面：這樣的事也有兩

三回了，現在假若把這一句話吐出來，那裏決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？

他勉強鎮靜着，應接憶雲的話，或者補充些意思，或者更換個端緒；而心頭的苦悶竟非常地難堪，有似乎要迸裂開來的感覺。

夜完全到來了，湖上已不見霧裏的羣山，混茫的青煙，只籠罩着無邊的昏黑。鄰近的遊戲場裏的鑼鼓突然響起來了。樓下的房間裏有啞啞啞啞不嫻習的胡琴聲。

一陣腳聲從樓梯那邊漸漸近來，到公園去的一些人回來了。

懷着藻如一樣的心情的青年有好幾個，他們對於憶雲，都彷彿她是懸空挂着的一個皮球，幾乎要把牠拿住了，但立刻又盪了開去。他們都自信十分地了解她，了解她的性情，癖氣，以及從前的經歷。但是又非常懷疑，好像實際並沒有了解她什麼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中，一方面蝴蝶戀花似地圍繞着她，同時又偵探辦案似地窺伺着她，共通的報酬是說

不出來的煩悶。

自成也是中間的一個。一晚，他同她出去喫飯，因為只有兩個人，談笑都是專對的，趣味殊別，不覺頻頻斟那醞釀的酒。到喫罷飯的時候，憶雲的臉泛着鮮紅，眼睛水汪汪的，張開兩臂作態說，「醉了，喝醉了。」便憨然地笑。

自成僱了一輛馬車，把她扶了上去，自己就坐在旁邊。馬蹄得得地作響了。

從憶雲頸際發出的汗氣，以及頭髮的氣味，酒和唇脂混合的氣味，一齊刺入自成的鼻觀；可愛的手臂橫在他的兩膝上；軟而富彈性的臀部貼着他的大腿；車身的顫動使她的身軀對於他作誘惑性極強的偎倚；他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嚏。

「到我家裏坐一會，再送你回去罷。」他腦際有點昏昏，口裏非常渴燥，但是一種堅強的意力與銳敏的感覺主宰着他，倒拒卻了不少的醉意。

「好的。」她由興奮而入於困倦了，頭顛倒過來，幾乎枕着自成的肩。

這樣，他就先到自成家裏。直到被送回家時，始終在如夢似雲的境界中，而且帶回的

是婦人的身體了。

過了一個月光景，她懷着複雜的非常難堪的情懷去找自成。她本來自覺是翱翔天空的自由的鳥兒，現在可掉下來了，直掉入深深的泥潭，羽毛是溼透了，飛翔是無望了，生命也細弱得像一根絲了。她本來什麼人都不在眼裏，現在可不然了，只覺自己都不在什麼人的眼裏，看見無論那一對閃閃的眼光就害怕。她憤恨，但是憤恨就得了麼？她自慰，但是自慰就有用麼？她想用什麼法子把自己毀滅了，但是那裏有不可怕的自殺方法呢？再自轉問生命就此完了麼？卻又覺得還有點兒可戀，雖然說不出可戀的是什麼。她這樣那樣想，總是不對，躊躇了好幾十回，僅能發見一條比較光明的路，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頗有點可愛的自成。

「多謝你！」她坐定下來說了這一句，氣憤不過，哭了。

自成自從那晚之後，也見過她好幾回。對於她異樣地珍惜，時時從旁邊摹擬她藏在衣服裏面的肉體。現在看她神色有異，又是這樣的聲氣，愕然說，「什麼？」

這時候她又懊悔到這裏來了，簡直不願意同他說什麼。但是，「現實」這鞭子立刻在她心靈上抽了一下，使她不得不嚥着眼淚，違着心願，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訴他。

他聽說，心頭似乎一怔，但隨即眉花眼笑地說，「怕不至於吧。」

傷心於這態度這話語的她很想重重擰他一下，可是躍躍欲出的一句話吐出來了，「我們總得結婚。」

「結婚？」他想這才來了，猶如賽跑首選那樣的勝利的驕傲湧上心頭，他不禁要把這勝利的獎品調弄着玩了。「結婚是多麻煩的事，誰高興呢！」

「就這樣下去麼！」她的胸部彷彿壓着厚重的鐵板。

「這樣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可是什麼？」

酸甜苦辣種種滋味攪和在一起，索性放情地傾吐，「我懇求你，你須得同我結婚！我恨

你，但是又非常愛你，你知道麼？」說到這裏，完全是哭聲了。「你如其不同我結婚，教我怎樣呢！」

自成覺得這滋味已够痛快，本能地摟住憶雲在懷裏說，「心愛的，我原也寶貝着你，我們結婚了！」

憶雲這才逢到了母親似地，在他懷中依貼個暢快。

幾天之後，他們的朋友接到他們結婚的請帖，他由族叔作主，她則由她的母親。

藻如途遇憶雲的明天的下午，雨是不下了，還吹着潮溼的風，憶雲來了。她對於一几一椅一帷一幔都呆呆地相着，覺得件件是她相知的舊友，件件可以容納她的哀訴。她坐下來，眼光頗悽然。

「我以爲你昨天要來的。」藻如說。

「昨天下午給孩子牽纏着，就不能出來了。」

「孩子很好玩了吧？」

「……」她不想說到這方面去，僅在意思中哼了一聲，沒有響出來。

「我還沒有看見你們的孩子。像你呢？還是像自成？」

「我也沒有留心他到底像誰。」她厭煩了。「總之，是前生的冤孽，是今生的腳鐐手

鐐！」

「撫養孩子本來很辛苦的。但是，你也不該太拋棄了自己，想來還有時出來玩玩，看看朋友吧？」

「遠得很了！」兩滴眼淚偷跑出她的眼眶。「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情呢？你要知道，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了！你看，我現在這樣子，就是磨身爲粉，那裏能夠尋得出我從前的蹤影！」她張着亮光光的淚眼，向他慘笑。

「你的確不像從前了，爲什麼變化得這樣地厲害？」

「爲什麼這樣地厲害，自然有緣故！」她說着，急速地解開上衣的鈕扣，接着又解那裏衣的。

「阿！」藻如心知將有可駭的事呈現，不禁出驚地喊。

她的衣鈕全解開了，身體極快地旋轉去，就把衣服褪到肩下，慘然喊，「你看！你看！」

「什麼！」在他面前的是半個裸露的背心，腫起或已平的紅紫的青黃的傷痕幾乎滿了，兩塊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臂膊差不多沒有肌肉的，寬弛的皮膚起着粒粒的腐粟。

「他打得我這樣子！」

「是自成麼？」憤恨與憐惜漸漸塞滿他的心頭。

「不是他還有誰！」

「爲了什麼？」

「不爲什麼，不稱他的意就打。」

「這樣厲害！」

「他用傢伙！」

「畜生！」他強固地罵了。已經淡忘的對於憶雲的愛又猛烈地熾盛起來，不過性質有點不同，現在是哥哥懸繫着可憐的妹妹的愛了。他想到現在才認識自成的真面目，就恨不能立刻去找他，打他十個巴掌。

憶雲立刻把受傷的背心掩蓋起來，扣着鈕扣，回身說，「我受他的咒罵，受他的痛打，只好嚥入肚裏。我沒有人可以告訴啊！我現在沒有朋友了！只有個孩子，他懂得什麼！又有個母親，但是，怎麼能告訴她呢！」她從沒有對人說過這幾句話，這是第一遭說，真覺摧心地哀酸；她掩着面哭了。

「然而我又時時覺得，總得告訴別人，就是只告訴一個人也好。」她嗚咽着繼續說。「世界上有一個人知道我天天嘗着這種滋味，我就算有了芝蔴那麼大的一點安慰了。可巧昨天遇到你，你，雖然分別了兩年，大概不把我當個生分的人吧？所以我決定來告訴

你。嘴說也嚙，而且那裏說得盡，所以給你看我的背心。我的背心代替我把要告訴的完全告訴你了！」

女性的悽咽的淚語深刺他的心，蓬鬆而無光澤的一頭頭髮在他面前抖動，臉孔向着下，而且用手巾掩着，是看不見了，但他也不想再看，就是不看，已覺受着強烈的壓迫，幾乎透不轉氣來。悵惘到萬分，只有緊皺眉頭咬着嘴唇。

「太豈有此理！」他憤怒的烈焰噴出來了。「這樣地蠻橫，怎麼能同他在一起！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！」

分離這字眼兒猶如一根小木棍，她經牠一擊，頭腦裏轟轟地作響了。在平時，她從不曾清楚地想到這一層。但會渺茫地希望——總該有一天，他嘴裏不再罵，他的手停了打吧；那時候，什麼困苦都甘心了。——現在這結實的字眼兒，不是立刻可以實現那希望麼？然而太生疏了，太遙遠了，使她不能回答，只啜啜地泣着。

「你不恨他麼？」他不是定要問她，這不過再說一句憤恨的話。

「怎麼不恨？」她回答，低細得幾乎辨不清聲音。

「那末該有點兒勇氣。夫妻本不是一結合就不能分的，氣味不相投，就得離開。何況他時常地辱罵你，狠毒地打你！」

「我會有這勇氣麼？」這與其說是問他，不如說是問她自己。

「有，有，怎麼沒有！你從前那樣通脫不拘，大家都稱讚。你曾經怕過了什麼？怯過了什麼？現在不依然是個你麼？你如其想到你該奔赴光明的前程，你該有個豐富的生命，你的勇氣自然烈火般衝起來了。」

「是這樣麼？」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靈中透露一絲的光明，照見當年生活的殘影：笑在眉頭，歌在喉頭，盛會好景，差不多是家常便飯。她不禁對自己懷疑了——怎麼一埋在這黑坑似的家庭裏，就不想伸出頭來？當時自己也驕傲的通脫不拘，難道真銷散淨盡了麼？應該不，我得找回當年的快樂！我得享受生命的厚意！我應該對得起自己——她擡頭望着藻如，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。

「還有我能夠幫着你！」他慷慨地說，堅定的眼光正對着她的。「良心教我這樣做，必須做了才安適。我替你去找律師，我有個朋友當律師的，聽他怎麼說。——我不相信還不該分離，像這樣的遍體傷痕！」

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，而且前途有着希望，感動得抖抖地，幾欲如從前一樣緊握藻如的手，但是習慣上的生分教她縮住了。

「以後怎樣呢？」憶雲在歸途中這樣自問。這一層藻如並沒有告訴她，她自己却解答不來，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來了。

她重又覺得自己是負着罪愆的人，這樣地卑細，這樣地不足道，本該站在快樂的國土之外，那狠毒的打罵，只是罪愆的責罰，你要躲避會有別的方法來抵補的。那末，到底要躲避還是不呢？

路上遇見些截髮的女郎，紅潤的兩頰，歡悅的眼光，差不多一舉足一轉側都透露生命的消息，她便含羞帶妒地收回眼光來，——算是你們的時代！

到了家，連忙從傭婦手中把孩子接過來，側轉了臉親着他，一回又一回，「心肝，媽回來了！心肝，媽回來了！……哭了沒有？」

「哭了好一會呢。」傭婦說。「哭得喫力了，才止住的。」

一縷微酸直透到眉心，眼眶裏又溼潤了。「心肝苦了！」

那孩子張着潔淨到十二分的眼睛端相着她，嘴裏咿呀發聲，笑意在他的脣邊。

她於是環顧室內，桌子，椅子，皮箱，衣櫥，挂着的書畫，疊着的雜物，一一用惜別的眼光注視着；覺得與那些東西太熟習了，自己混和在牠們中間很適宜的，離開了就有點兒空虛，空虛是多麼地可怕！

她又看到立在案頭的母親的相片，溫慈的笑容，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兒有這個幸福的家庭。她尤其爽然了；母親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，怎忍打破了母親的安慰，同時加

倍傷自己的心呢！如其真這樣做了，——阿！不堪設想，還是讓母親的意念中有個如意的女婿罷。

這就聯想到自成；頭低了下來，額髮垂在孩子的肩上。她自信確然恨着他，但不盡是恨，恨以外更有別的什麼。兩年前那晚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況湧現於腦際了。阿，幸福與痛苦的分水嶺！高貴與凡庸的劃界線！是難忘而又以毀滅了為快的記憶。可是裏面未嘗不含着甘味，一盞人生的美釀，究竟由他親手斟的。最傷心的是他漸漸改了性習，來了這沒有話講的壞脾氣，不然……

她沈入冥想了。在心頭看見自己的容顏，這樣乾枯，這樣暗淡，就不配再踏上人生的大路。她尤其鄙薄自己的靈魂，是凡庸的了，是殘餘的了，丟在路上，一定誰也不來睬。

「唉！」無力地擡頭，悽然看着孩子，忽想，這小面孔真同他一個模型。同時想，他應該回來了……

沒有太陽，暮色一來就蒼然。她親了親孩子，仍交給傭婦，便旋亮電燈，匆促地寫成下

面的短信：

藻如惠鑒。歸後再四攷慮，尙覺有種種窒礙之處，請暫緩進行。詳情非紙筆所勝，得便面陳。盛意甚感，永不敢忘。辛恕草草。

雲上。

三月十三日作畢。

搭班子

澤如磨濃了一碗的墨汁，從抽斗內取出朱闌八行的信箋一疊，放下了，就執筆在手，預備開頭寫。但是綿延的思索立刻涌上心頭，使他暫時忘了開頭要寫這回事，執筆的手不自覺地去托着下頷。

他想——要幹就得着力地幹，媽媽虎虎，那就不如不幹。固然，有些人自誇的「教育是特別清高特別神聖的事業」的話，未免近乎虛浮；可是凡是事業，也決沒有希望牠卑污希望牠胡亂過去的道理。一個小學校，一個包容兩百多學生的小學校，將要隸屬於一個人的處理之下，生活着，發展着，這實在不是一件細小的事業。這裏頭可以傾注無限量的心力，從一個孩子的一啼一笑到全體孩子的長育進步；這裏頭也可以收領無限量的

愉悅，從每時每刻的努力工作到三年兩載的頗有成績。寶貴的生命要消費得有意義，做這事業不是大有意義麼？——他噙着嘴唇微笑了。心頭覺得異常地舒快，簡單而明鮮，有如春晴的原野，只有青天，只有陽光；在其間搖動着的，只有鮮花同綠草，這是比喻對於將來的希望。

這是初伏的朝晨，太陽光不會射到庭中的牆上，幾掛簾子還高高地鉤起。蟬兒正在享受早涼，不想開口。一隻花貓睡着沒有醒，蜷在書桌腳邊，仰起的半面胸腹徐徐升落，這小生命正作和悅的夢呢。庭中隔牆掛過來的柳枝析析地一陣輕響，澤如就感到一陣新鮮的涼風。

他咬着拇指，繼續想：——這事業雖說隸屬於一個人的處理之下，却決不是一個人獨力幹得來的。不比機器，機器只消有一個人管着總機關就行。這事業須得各個人都有原動力，原動力的總和愈大，成效也愈大。那麼，眼前最要緊的當然是邀集同志了。譬如唱戲，單單一個角色好不相干，必得生旦淨丑各各角色都好，才唱得成完美的戲。哈哈，眼前

切要的事乃是搭個戲班子。

同志，這也得詳細解釋。自然，研究過教育學的，是一個不祧的條件；可是尤其重要的，却在對於這事業有信心，能愛好。有信心自不肯媽媽虎虎，能愛好當然會終身以之，這樣的結果，必然無疑是成功。

想到這裏，正要寫信去招來的樂水的印象就浮現於眼前。他看見樂水的明活的眼睛，莊嚴的鼻子，慈愛的嘴唇，以及富有詩意的一頭微鬢的髮。他又看見樂水這樣凝着眼睛，光沈思，這樣開着嘴唇微笑，這樣浪漫地昂起頭來，一手按着頭髮。——阿，可愛的教師，兒童的天使，非把他拉了來不可；他在那邊本來也不得意，幾個同事全是教書匠。——幾個月前樂水來信裏的一番話鮮明地顯現於他的意識中了。這一番話是樂水告訴他帶着學童出游郊野的愉快。講起活潑潑的春水，柔和而乾淨，教人彷彿覺着墮入軟美的夢裏。講起新綠絲絲的垂柳，這綠色非畫家的顏料所能配合，非詩人的字句所能摹擬，乃是天地間特有的新鮮豔麗的一種顏色。講起這柳色堆在四圍，映入水裏，幾乎滿望都綠，教人

把什麼都忘了，只懷着同樣鮮綠的生意同希望。講起一條沒篷的船載着學童們，在柳絲下春水上徐徐行動，沒有一個孩子不眉飛色舞，沒有一個孩子不和悅善良。講起孩子們情不自禁唱起歌來了，個個都唱，比平時格外地協調，格外地清亮。末了講起他自己這當兒的感動，他說人間縱使是罪惡的，但因有這歌聲，已够教他戀着不捨；這歌聲是愛的化身，是靈的表現，是……是不可說：他感動得週身發麻，眼裏不禁滴下淚珠來。澤如想着這些，有如正喝新泡的「龍井」——阿寶貴的淚珠，那得天下的教師都有這樣寶貴的淚珠。想得一點不錯，非把他拉來不可，假如少了他，還說什麼搭班子。自然，宛也是一定要找的。她這樣地慈和，這樣地靈慧，單只笑一笑，已教孩子們終身受用不盡，何況她對於兒童素有研究，又立志要將生命奉獻於兒童的。一定找她，她同樣地是一個要角。——這時候澤如索性把筆放下，下頷帖着臂腕，臂腕開在書桌，這樣地吟味那存在意想中的短髮紅顏的女郎。他覺得前途有更多的光明，只待自己大踏步走去，什麼都是自己的。——阿，走上前去，勇敢地走上前去！校園一定要把牠弄得頂好，不單是玩賞園，簡直就是個豐美的

自然，讓兒童們生活在裏頭，有如魚生活在水裏。操作是必須訓練的，可以教他們種花，剪樹……

「有人麼？」故意溫雅恭敬的這語聲從庭前門口送過來。

「誰？」澤如站起來走到窗前，這才驚醒了那隻蜷臥的花貓。牠望着牠的主人叫了一聲，舉起腳爪來摩着面，便嫵嫵地踱開了。

「是我。」跨過門限走進中庭來的是一位瘦瘠的中年人，頭髮已有點灰白，兩塊顴骨特別地突出，鷹嘴似的鼻尖上掛着一滴水珠，兩片眼鏡片很厚而凹，猶如兩個鼻煙盆；穿着白夏布長衫，離開漿洗已經有好幾天了，軟敝敝地，不大像是麻織品。他望見了澤如，急速而又輕雅地走前幾步，曲起兩臂，似乎要作揖的樣子，說：「足下就是澤如先生吧？」

「是的。請裏面坐。」

「不敢。兄弟是第三完全小學的級任錢松如。昨天到教育局裏去，聽得先生將被任爲三校的校長，故而特來奉訪。」

「喔，是錢先生。」澤如恍然如悟地說，彷彿早先不會想到三校裏原有一班舊教員。
「裏面請坐了談罷。」

錢先生表示不敢玷污了新校長的書室的莊嚴的神情，才很遜順地跨了進來。澤如讓他脫了長衫，他執意說早上並不熱，不用脫。澤如讓他坐那隻靠牆的大藤椅，比較舒服一點，他又連連說「這裏很好」，就在書桌側邊的一隻椅子上坐下，只搭着一角。

澤如沒有心思多讓，就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，「錢先生在三校裏多年了？」

「連頭搭尾十年了。」錢先生想這正好個機會，應該把要說的話立刻跟着說出來。但對於澤如是所謂青年派，有一種莫明所以的畏怯。話到了喉際，重又咽了下去。只無聊地說：「我進去時，校長是一位方先生，方先生後是李先生，現在作古了，李先生後就是現在的杜先生。」

「那是很久的歷史了。」澤如悠然地想了開去，以爲十年的教師生涯很了不得的。
「當然消費了不少的心血。」

「那裏！那裏！」錢先生的上半身只是往前佝動，似乎要從椅子上跌下來的樣子。

「我說實在的話，並不同先生客氣。」

「真是，那裏！那裏！」錢先生感到無形的壓迫，似乎週身不很自由，頗想馬上走了出去。庭中的西牆上已塗着半截炎炎的陽光，溫度升到了八十一二度的樣子，又加他心頭一陣燥熱，汗水便滲出來了。但是既然上了廟，那有不把心願祝禱一番的道理。只得乾歎一聲，聊以振作勇氣；近視的眼睛不敢直望那握有權力的新校長，只從眼鏡底下這麼溜過去，於是頸間的喉結顯著地突出，像一個小瘤。「不瞞先生說，一向沒有別的路走，所以糊糊塗塗就耽了十年。其間說不上什麼心血，可是還能自信，也沒有什麼錯失。講到新教育，那是慚愧得很，不十分明白；不過很願意受新教育家的指導，學着去做，比方自動的教育哩，啟發式教育哩，都是頂有道理的，兄弟都相信，都勉力試着照樣辦。現在，現在是更好了！」說到這裏，上身湊前一點，臉上呈不大自然的笑容，語音轉低而微顫，「不知先生容不容兄弟問一聲，今後允許兄弟受領先生的指導麼？」

「哦……」澤如眼看著錢的喉結這麼一上一下，彷彿覺得自己的喉際梗着什麼東西，不很舒服；對於錢的話，又不得要領，不知他將歸根在什麼地方，突經他詢問，一時答不出來。

錢先生用手心抹了額上的汗，懇求似地繼續他的祝禱，他覺得比剛才輕鬆得多，話語很滑溜了。「請先生原諒，這些話是不該來麻煩先生的，但是沒有法子，不得不麻煩先生，真要求萬分原諒。兄弟境況不好，生活程度却潮水那麼越來越高，又有一點點的虧空，真是雪天走獨木橋那樣地小心過活，才不至鬧出什麼笑話來。然而，也就十分可憐了！」他傷心地搖着頭，一手去摘下領的短髭。

澤如不想說什麼話去接應，他照舊帶着不舒服的感覺望着錢的喉結。

「兄弟想，先生接手校長之後，大約還用得到兄弟領受先生的指導吧。但是不會蒙先生親口提及，總是放心不下。萬一，萬一那個呢……那就不堪設想了！所以冒昧地特來拜訪，要求先生親口給兄弟說一聲。爲了這點小事麻煩先生，真要請先生萬分地原諒！」

說罷，兩手支在膝蓋上，默着多皺的臉兒等候答復。

澤如的臉漸漸泛紅了，泛紅的緣故也像是害羞，也像是含怒，總之感情被激動了。樂水的眼睛和鼻子，宛的短髮和紅顏，同時在他意念中一晃而過，使他用力睜眼去認那多皺的瘦臉。——這也是他們的同伴麼！太滑稽了！太可笑了！嚕嚕嚕嚕的一套，不曉講些什麼，一定只會給孩子們受罪罷了！——他一向遊心於理想的境界，對於錢先生的話不免感得生疏，因生疏而詫怪。

但是這一雙僵魚眼似的眼睛正等着答復。——怎麼說呢？戲班子非齊整不可，老實不客氣，只有對他說請另覓高就罷。他要維持一家的生命，我要發展一校的生命，兩全是不成的。——想定下來，已歷好一會的靜默，開口說「這個……」

「怎麼？」錢先生不禁搶着問，因為命運的判決書立刻要宣讀了。雖然料度新校長未必不用舊人，對於自己的請求大約能夠答應，然而也說不定會來個「不」字，這就有點惴惴然了，因而再加一句，「先生總能允許兄弟吧？」

「澤如先生在家麼？」這當兒，門口又送來頗響亮的聲音，從這聲音可以想見這人是個胖子。

「在。」澤如便站起來走到窗口。錢先生懊喪地望窗外，也慢慢站了起來。

「喔，逸民先生，裏面請坐罷。」澤如迎了出去。

從容地踱進來的果真是個胖子，白紗長衫，玄紗馬褂，手裏搖着鵝毛扇，作揖說：「很巧很巧，特來拜訪，竟得碰到。近來忙得怎樣？」

「不忙什麼。」澤如把新客延入室內，指錢說：「這位是錢松如先生，三校的級任教師。」又介紹新客給錢說：「這位是周逸民先生，縣議會議員。」

「喔！喔！」周先生若有所悟地把頭頓了兩頓，作揖說：「錢先生，久仰久仰。」

錢先生照例還敬了「久仰久仰」，却感到來了一重新的壓迫，自信再沒有坐下去探問口氣的勇氣。就此退出去，固然十分可惜，但是除了咒詛時辰不吉利，竟會這樣不湊巧以外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？於是尷尬着臉兒向澤如說：「兄弟失陪了。」

「剛才談起的，明天寫信去答復先生，請留下尊府的地址罷。」澤如頗覺得計，這才不用嘴說那不大好說的話。

但是錢先生聽了，益……腦子裏這樣作響。——完了，這一定是不再繼續四個大字！——直到被送出大門，也不會明白自己怎樣表白了住址，怎樣同新校長及縣議員作了別。——他沒有說話呢，那該死的縣議員就突然來了！這是我說得太多了的不好，我少說幾句，他就說了。也許他有很多的話向我說呢，要我教他收支的過門節目，要我幫他全校的文牘庶務，都說不定。這些話一句那里說得完，只好寫在明天的信裏了。——同時他又帶了這樣的希望回去。

周逸民滿滿地坐在錢松如不敢坐的大藤椅上，長衫馬褂是卸去了，大袖白官紗衫的口袋裏，引出一條金表鍊，連在胸前的鈕扣上。當談了一陣天氣之後，他就堆着笑臉開端說：「聽說三校將要歸老兄辦理，有這話麼？」

「有是有的。」澤如心裏忽然一動，彷彿覺得來的又是剛才這一套。「但只是教育

局裏同我談起，還不曾正式接手。」

「這是遲早的問題罷了，敬賀敬賀。」

這敬賀兩字似乎有刺的，教澤如聽了，週身感着微微的不安適。「笑話了，擔一點事務，有什麼可賀的！」

「我有一個親戚。」逸民把本來展伸的兩條腿鉤了進去，爲的是上身好向前一點，作開始談主要話的表示。「他在五中新畢業。這樣的時代，教他沒有力量再去求學，而且照他的家境，最好要他謀一點生活。老兄將要接手當校長，定能給他在校裏設法這麼一個位置；不論教什麼功課，請你裁酌，你以爲什麼適當就是什麼。我們的交情，想來設得上承你答應吧？」說着，帶笑的肥臉斜對澤如，渾圓的頷下縐起幾圈的頸肉，鵝毛扇則扇那左手的手心。

什麼！——澤如心頭掣電似地想。——不論什麼，只要別人以爲適當！應該自量才能然後去找事，他却見了事硬把人湊上去，多麼顛倒！

但是在當前的究竟不是平時無所不談的青年朋友，雖然頗有反感，却不想如實地說出來。搭班子的意思不免跟着涌現，因想像這樣搭班子，還不如奔到鬧市地方去拉一批人來的好。要搭就得搭純粹可靠的班子！於是想到除了樂水同宛宛究竟還有誰，又想到舊教員中不知有幾個可稱同志的，最好立刻去會着他們。就順口說：「我今天本想去一看校裏的情形。假若須得找人的話，一定找令親。」

「噢，那就是了，費你的心。」逸民也就覺得滿足，本來是隨便碰機會的，聽到這樣的答復，總算不是無望了。

隔牆的柳樹上一個蟬兒悠揚地唱起來，觸動了逸民的感興，說：「這是你們當教員的好處。有這麼長一個暑假，可以舒舒服服在家裏耽着。別的人就沒有這福氣了。」

「這是各人興趣不同，在我，就覺得就在家裏並不見舒服。」

「但是我又不贊成有這暑假。」逸民逕接自己的話。「小孩子放了暑假，天天在家裏鬧，滿頭滿臉都是汗，教大人也心煩起來，真是討厭。」他皺起眉頭，兩眼擠得極細。「爲

想免除他們的鬧，我寧願化十塊錢請一個先生，給他們補習功課，從早上直到傍晚。你想可不是暑假虧損了我？」接着就哈哈地笑。

「從早上直到傍晚！時間不太多麼？」澤如覺得悵然，隨即想到以後要想法子利用暑假，決不讓孩子們死坐在家裏。又想藥水同宛，他們一定也這樣主張，決不會貪着耽在家裏的。

「並不太多，我本來嫌學校裏的時間太少了。一天只有四點鐘五點鐘，一點鐘又只上四十分五十分，讀得出什麼來！我好久要向你們教員先生上條陳，一天至少上八點鐘，這才於學生們有點益處。現在就上給了老兄罷。」他故意作談諧的語調說。

「這個……」

澤如正想把學習能力同年齡的關係來回答，外面走進個汗氣蒸騰的郵差來，投遞一封信。接着看時，信封下首印着鮮紅的「教育局緘」字樣。開封抽出信箋，先看署名處是娟秀的行書三字，是局長的姓名。回上去把開頭的套語跳過，就是——

「……有友人陳君，任教三年，賦閒兼歲。茲特爲之介紹，務望相宜錄用。以彼往昔之經驗，必能勝任愉快，爲先生良輔也……」

「噫！澤如不禁漏了這一聲。」

「什麼？」逸民望着澤如的手裏。「教育局請你過去商量事情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澤如隨便答應了，抬起眼光來端相逸民帶紫的肥臉——你們是一邱之

貉。

五月二日作畢。